请关注公众号：秀才资料 或 ygb-36591295

《醉春风》

清·江左谁庵　述

第一回　处子深闺心性劣　富儿书馆梦魂颠

第二回　合卺夜恩情美满　反目后欢爱潜移

第三回　荡子不归生妇怨　孤房独守动淫情

第四回　倾货结客无虚夜　破璧迎郎有剩欢

第五回　天纲不振还一振　妇行无终迄不终

第六回　老大嫁人心不老　娇痴独绝念逾痴

第七回　吃官司淫心未已　寻旧好痴骨难医

第八回　张监生言旋故里　赵玉儿甘守空帏

第一回　处子深闺心性劣　富儿书馆梦魂颠

醉里神飞，越正初秋，一帘细雨，半天残月，

风月情肠无说处，满眼飞飞蛱蝶，

欲草兴亡书几叶，墨干笔软心多咽，

想风流底事无关节，闲伸纸漫饶舌。

娇娘趣事从头说，笑贪花浪子，连本几乎尽折，

男狂女荡一般心，何啻如饥若渴。又谁怕人言喋喋，

写艳词了得似，总不如一笔都描出，流传地无休歇。

《贺新郎》

这一首诗馀，只说本部大概，若说到十分可笑、十分可丑的事。真正令浪子动情，正人发怒，愚夫学样，慧子勒规。若聪明识字的女子，越触动了羞恶愧悔的心，改淫乱为端庄了。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大凡天地间的人，偏有裙带下的这桩事。再不明理，一样阴阳二物，夫有妇、妇有夫，尽可取乐。男子波波急急，镇日想偷婆娘；女人波波急急，镇夜想偷汉子。男子们，人说他淫人老婆，就欢喜了；人说他老婆淫人，就恼怒了。女人们，真实是做淫妇，便忻忻以为乐；人骂声淫妇，便悻悻以为恨。

还有一等：这一个女人，爱那一个男子；那一个男子的老婆，却又不爱丈夫而爱别个。这一个男子，爱那一个女人；那一个女人的丈夫，却又不爱老婆而爱则个。还有一等：男子偷了个女人，正打得火热，忽又见了个女人，还不如前偷的女人标致，却又丢了前偷的女人，倒去偷那不十分标致的这个。女人偷了个男子，正打得火热，忽又见了个男子，还不如前偷的男子风流，却又丢了前偷的男子，倒去偷那不十分风流的这个。真正解不出、想不来。

曾有北通州一个公子，有才、有貌，人都道他北人南相，该利于南闱。他就廪生援例，做了南国子监监生，到南京坐监。春三月，雨花台游玩，遇见了个绝色的女子，只跟得一个清秀的丫鬟。公子魂飞魄散，一步步跟他回去。那女子也有顾盼的意思，原来那女子，却住在南门外一个大大房舍，丈夫反在北国子监坐监。久旷的人，烈火干柴，丫头做脚，竟留他进去宿了。两个如夫若妇，顷刻不离。

那女子的丈夫，在北京坐监，却为外夷，进了喜峰口，京城一带都逃散了。公子一家，纷纷往南奔走，他妻子也是官宦人家一个千金小姐，标致不消说了。失落在后，大雪漫天，阴风蔽野，亏了女子的丈夫，救了他性命。小姐说起丈夫在南方坐监，要求带往南京寻取丈夫，就雇了个船。怕路上不便，只得权说做夫妻，谁知权不多时，两个烈火干柴，也就做了夫妻了。到了南京，两下相见，方才转换。

又有一个赵甲与近怜周乙相好，赵甲见周乙的娘子标致，千方百计去谋奸他，那晓得赵甲自己娘子，也看上了周乙，倒做了岸泊船，先与周乙情蜜了，后来周乙的娘子死了，赵甲也死了，赵甲娘子反嫁了周乙为妻。正所谓：

试看檐头水，点滴不差池。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且说万历年间，苏州府城，有个娄门外地方，姓顾的外郎，有两个儿子，都从师读书。一个女儿大姐，生得如花似玉，真正赛过西施。从小见哥弟读书，他也要读，就识了满腹的字。看些戏文小说，见了偷情的事，他就骂道：“不长进的淫妇，做这般没廉耻的勾当。”只有一件：日常间梳好头儿，掠好鬓儿，扎缚一双好小脚儿，穿的衣服，务必要鲜鲜润润，里外都新。他父亲是一滑吏，又是乡里小户出身，不肯十分做绫罗的。他苦苦的再三要好，就闲在家里，也打扮得妖妖娆娆，千人道好，万人道强。

偶然一个江西算命的，他父亲请到家算命，算到大姐的，那先生啧啧的赞道：“好个女命！做有名目人家的媳妇，手执权柄，做财主婆。只是金水在命同宫，好色欲而假清高，第七夫宫生了孛星，招夫必然贪色，庚辰生，生在八月，又是酉时。果老五星上说得好：申子辰，鸡叫乱人伦。连亲生骨肉，不要怪我说，也要做出丑事来。又乙与庚合，有庚合两乙，四重夫星，必竟夫命硬，似他才没鸳鸯拆散的苦，日下红鸾天喜动了，该有人求亲，不可错过，错过反要生灾。”顾外郎道：“正有一个张监生家，他第三阿郎，在这里求亲，被我讨得八字在此，求老丈一看。”那先生问了八字，细细轮算，笑道：“好得狠！好得狠！这小官大你令爱二岁，丁丑生，今年二十岁了，己酉丑，跃马南方走。他枕花煞在午宫，却有当年流孛星，也在此宫吊照。妻宫命又硬，煞又重克他不动的，正好做一对风流夫妻，该许他！该许他！”算完了这女命，又把合家的算了。顾外郎送了先生命金，送他出了门。进了门就对老婆说：“叫媒人允了张家亲事。”

其时提学按临昆山，读书的，都去考科学考进学，顾外郎的大儿子，略晓得些之乎者也，只因父亲要一个秀才支撑，就费了三百馀金，钻谋进学。从来新秀才送入学，回家拜了家堂，参了父母，就与姊妹兄弟对拜。这顾大是乡里书痴，看得秀才天大地大。拜过了家堂父母，便大模大样道：“我如今是皇帝家的人了，妹妹弟弟都该拜我。”那吹手与拿旗的，都笑起来，顾外郎喝了一声，顾大只与妹弟作了两个揖，也就罢了。诸亲百眷，大半乡里来的，称贺已毕，入席吃酒。有请为证：

乡村最广是肥牛，见领蓝袍即状头；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不是秀才才学好，衣冠怎便冰猕猴。

且说顾大这一夜，自道是个秀才，手舞足蹈，也不管老官在面前传杯弄盏，吃得烂醉。顾外郎肚里，却有三百两头的懊恼，见他如此狂放，好生不快，对他道：“你的酒够了，且进去罢！”顾大只得抽身入内。因进门的时节，看见妹子打扮得妖妖娆娆，又想算命先生道：“申子辰，鸡叫乱人伦。”忽然醉后动了禽兽心肠，要去偷妹子。

那顾大姐，原独自一个睡在后楼一间小房里。只因夜深，先去睡了。顾大轻脚轻手，走到楼上来。无巧不成话，因顾大姐倦了去睡，忘记闩房门。顾大轻轻一推，早已推开，桌上的灯，已半明不减了。顾大轻轻走到床前，听得微微鼾声，如已睡熟。竟脱了裤子，扒上床去，把手先去摸屄。

顾大姐是极睡得惺忪的，陡然惊醒，问道：“阿呀，是那个？”顾大道：“妹子不要嚷，是你哥哥，新秀才！”一头回答，一头已捱入被里去了。顾大姐大叫起来道：“阿哥强奸妹子！好没廉耻的乌龟！”顾大用强，竟把他两腿扑开，拿屌往小屄里乱搠，还亏黄花女儿，再搠不进。顾大姐大嚷大叫，顾大只是不放，忽然大泄，那精流了满屄门，顾大姐见他不肯住，叫喊又没人听得，心慌意乱，把手在他脸上乱挝，挝了三四条血痕，顾大才跑下床走了。

顾外郎的妻房，偶然听见女儿喊声，只得走到后楼，看看顾大姐正在那里哭哭骂骂的道：“贼乌龟，弄了我满肚子面浆也似的，叫我怎么做人？”娘走近前，问了明白，也骂道：“天打的禽兽，一个妹子也想强奸他。”骂了一会，对女儿道：“你不曾被他破身么？”顾大姐道：“不曾，被我挝碎了脸，才跑了。只是流的不知什么东西？”娘把手一摸，摸着了精，叫起来道：“这是精了。”又摸摸小屄儿道：“果然不曾破身。怎么进也不曾进去，就丢了？有其父必生其子，与他爹一样没用的。只是一件，秀才比平人不同。你不要说了，怕外人知道了，既碍他的前程，又怕没人娶你，只得隐恶而扬善罢了。”

到了第二日，顾大只得推病，不敢起床。母亲骂便骂了他一顿，也不向顾外郎说。有一挂枝儿为证：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小贼精，你如何把妹子来逅。

同窠生，并肚长，怎配鸾俦。

嫡亲骨血要把淫根凑，不是猪和狗，定是马和牛。

还亏他妹子的无知，也险些兄出场丑。

自从这番罗嗦，顾大姐越越防他，再不与他接话。他却怀恨了妹子，常带小朋友来家，去引诱妹子，指望他有了件歹事，好出这口闷气。那知他心如铁石，再不动心，常对娘道：“算命的说我犯桃花，又说我什么犯四重夫星，我偏要做个贞节妇人，像那古人说的，烈女不更二夫，替爹娘争气。”他娘道：“我的儿，这是极好的了，我催爹去早早定亲，完你终身大事。只怕张家也只在月里，定然送聘来，年里便要娶亲哩！”

你道这张家是谁？却是新家巷里一个大财主，是个秀才援例的监生。所生三子，大儿子已进学做秀才；第二儿子读书不成，只靠当铺过日；第三儿子略晓得几句文字，张监生的爱子。见他考童生不得进学，十九岁上，就替他纳了捐，做个民例监生。只因母亲没了，大的、第二的都已成亲久了，张监生另分析他，各居各爨，自己只同这小三监生，在新家巷祖居居住。两个哥哥只分得万金一个。张监生倒存留有三万金，与这第三个爱子。请一个教书杨先生在家伴读，平日间奢华富贵，真正苏城第一。

你道为何这样富家二十岁尚未娶亲？因他命硬。聘过了李举人家女儿，归绒线家女儿，都望门鳏死了。故此还是个鳏夫。父亲替他打听得顾外郎女儿，有七八分容貌，哥又做了秀才，家私也有几千金。因此上媒人一说便成。那知张三监生，只为做亲迟了，偷婆娘、嫖小娘，无所不至。那小户人家，不正经的女人，拚着用些银子，不知勾搭上了多少。这也还不打紧，有一个走京的徐家，住得相近，每常姓徐的上京去了，家里娘子，只三十六七岁，又一个小娘子，只有二十一二岁。大娘子所生一女，已十五岁，家里一老一少，两个伴当，都有妻子。年少的伴当，跟了主人往京，只留老仆并两房仆妇在家，过其光阴。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张三监生打听他男子汉不在家，就日日在徐家门首，走来走去，行奸卖俏，不只一日了。原来徐家小娘子，从小儿好踢球，若有街坊上踢球的，他便饭也不吃，直看到了。

张三监生偶然一日，带了两个球师，故意在他门首，宽展地上，踢球卖俏。那知正中其意，就看他个不了。张三监生自恃模样儿也好，年纪又小，趁着踢球转来转去，捱身在徐家门边与小娘子们，只差得一尺路儿，恨不得搂一搂，只碍得聚人眼目。张三监生故意把袖子一撇，一条汗巾刚刚撇在小娘子身上，小娘子笑了一笑，竟藏入自己袖里去了。张三监生明明知他有意，又踢了几回。球师道："饿了，我们去吃饭。"大家才收拾了排场。

先是小娘子丢个眼色与张三监生，那张三监生魂不附体，一连丢了两三个眼色，被球师扯了回去。自此之后，张三监生日日来刮，逐渐儿捱到门里，亲嘴摸乳、无所不至。

到了重阳那一夜，小娘子竟瞒了大娘子，把张三监生悄悄领入自己房里，藏在房上去了。小娘子原与大娘子一心一意的，怕不通他知道，到底不妥；又恐怕一个小后生，让他先抽了头筹，只得且瞒他一夜，明日再说也未迟。忙忙的同众人吃了夜粥，只推肚痛，把门关了。就像饿鹰见了麻雀儿，搂了张三监生哼哼的要弄。虽是张三监生也还是二十岁嫩货，不十分筋节在行。才把屌放进去，就心肝亲肉叫起来了。抽到二百多抽，小娘子流的骚水，也不知多少？正所谓：久旱逢甘雨。快活难当。弄得热闹。凭他千兵万马杀来，他两个总不知道。

谁料大娘子是个乖人儿，适才见小娘子心忙意乱，况兼这几日，没一日不在大门首看人，有些疑惑，心里想道："就是有个人儿，该通我知道，同欢同乐，才是一心一意。不信倒瞒了我，自家受用得到底。"走到小娘子门首听，便个说话的，又听了半晌，不像说话了，有些哼哼之声，只道果是肚痛。走了回来，却因动了念头，再睡不着。只得又披了衣服，开了出去。女儿问："娘那里去？"大娘子道："你自睡，我看看二娘肚痛也不痛了。"又一步一步走出来。真正此时此际，就是村夫老子也是好的。有一曲黄莺儿为证：

欲待把门敲，怕无人枉这遭，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不住的小鹿在心头跳。

非关太骚，只因久熬。

头籴的籴了我的心好心焦，

满身寒噤，难度此良宵。

且说大娘子走到小娘子房门首，听见里面说话，是明明有人在房里了。又想一想道："我与他情同姊妹，不比别人家，分大分小。不信他瞒我独自快活。一向都静守空房，他也熬得久了。勾搭上了个人，先受用一夜才与我说，我如今若撞破了，他又没趣，我又不好就做甚事。不如且熬了今夜，看他明日怎么说？"只是门户着实紧看着，料那人飞不出去，只得怏怏回房。

小娘子与张三监生，直弄到四更天才住。小娘子心上担着鬼胎，再也不睡。到了清早，侧耳听声，听得外边开门，他就推醒了张三监生，吩咐道："你且悄悄的睡，人眼正多，还出去不得。待我大娘那边调停一调停就来。"

蓬着头，走到大娘子房里来。只见大娘子已起身了，正呆呆的立着。小娘子看看四下没人，就跪在大娘子身边道："姐姐，你妹子告罪了。"大娘子笑道："恭喜恭喜，还不曾替你暖房。"小娘子道："实实勾搭了一月多了，我曾替姐姐说，就是踢球的小夥子。昨黄昏时节，竟不知怎么，闪在我房里。我正肚痛回房，被他缠住。不曾先来禀知姐姐，大家取乐，望乞姐姐饶恕。"大娘子扶他起来，笑道："弄了这一夜，你肚子不痛了么？"小娘子道："姐姐不要取笑。如今请问姐姐：他要见见你，若是姐姐肯，总承他留他在此，且相伴他一两夜。姐姐若是怪他，就打发他去，不许他再来了。"大娘子笑道："想是你够了。你自去看！眼底下都是青的，也不量思奉承奉承我？"小娘子满面堆着笑道："我知道了。"

竟跑到自己房里，说了这话。就留张三监生悄悄住在房里。小娘子梳完了头，打扮得花花朵朵，比常越觉精彩。张三监生又搂着要弄，小娘子道："等我引大娘来。他也只得三十多岁，比我还风骚哩！半年都不见男子汉的面，你见过了，就竭力奉承他一遭。你我的情，才得长久。"说罢自去。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那知大娘子久旷的人，又兼昨夜动火极了。巴不能够就弄一弄。正要叫老仆妇送粥到二娘房里，恰好二娘走来。大娘子道：“我正记挂你们饿了，要拿粥进来。”小娘子道：“我已叫老仆买了些湿糕吃了，粥且慢慢的不妨。”大娘子笑道：“糕里裹有人参的便好。”小娘子也笑道：“小后生有气力，大娘子试一试就知道了。他要见见你，我同你进去。”大娘子待不得一声，轻移蓬步，就同小娘子进后房来。张三监生深深作揖，大娘子回了一福，脸就通红了。小娘子道：“我去支使买鱼肉去，大娘，你且宽坐坐。”说了自去。

大娘子才开口道：“我们两个虽是大小，情同姊妹。自从我家官人年年往京，我姊妹守他闺房，再不胡行乱做。这番官人去得忒久了。闻得绸缎卖不得，只怕还有一两个月不回，故此我妹妹久旷的人，就与相公有了缘法，不比我三十岁的人，还好忍耐。”

张三监生见他异样妖娆，又小娘子吩咐他竭力奉承，只答应了几声，并不回话。一把抱住，就插手摸屄。湿湿的、毛毛的，好不动火。抱到床边，扯掉裤子，忙忙把屌插进，大娘子并不推阻，凭他大弄。大娘子娇声娇气说道：“心肝！你把龟头顶在我花心上，我就快活要死了。”张三监生是初出茅芦，还不能十分通透。听了花心二字，把龟头往里面找寻。果然有一似肉非肉，似骨非骨的东西，比大拇指略大些。他找寻着了，着力顶，顶得花心里骚水直冒。大娘子乱叫：“射杀了！射杀了！”弄了一个时辰，小娘子走来，低低的道：“姐姐且起来，外面看看，不要被下人省觉了。夜里正好大射哩！”大娘子才立起身来，穿了裤子，说：“我快快去布饭来罢！”向张三监生笑了笑儿出房去了。

小娘子只因听得久了，心上骚痒，又扯张三监生弄了一遭。大小两个一块儿热了，留情郎住了四夜，才放他去。

父亲只道在馆里宿歇，那知儿子做此勾当。杨先生又只奉承学生，事事瞒得铁桶，反去寻了春药与张三监生吃了，常来徐家与这两个骚婆娘弄，小娘子因见女儿有些觉了，反撺掇大娘子把一个黄花女儿，也被张三监生破了身，弄得血喷狼藉。大是没天理的事，怎保得自己老婆不变心肠，做那不良的勾当。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未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合卺夜恩情美满　反目后欢爱潜移

千古文人，司马相如不恶，为文君翻成行簿。

吟就白头，不是寻常谑，看春秋，花开花落。

怪底多情，趁蝶寻蜂作乐，把红颜忙中送却。

燕燕莺莺，又早穿帘幕，遂魂阵半生着脚。

《风中柳》

话说张三监生和这徐家大小老婆，弄得火热，女儿虽被大小娘灌醉，破了身，却年小不知情趣。张三监生听见父亲已行了顾家的聘，却又贪着徐家女儿，指望辞了顾家，重聘徐家，岂不是个痴子。如此往来了三个月。

徐家主人打从北京回来，正是腊月初八日。张三监生魂颠梦倒，只管走去。姓徐的有些疑惑，着实防闲得紧。每常在家，原是大小两个两夜一轮的，回来还是如此。到了十五夜，该是小娘子房里歇了。

大娘子久已买嘱老仆，传消递息惯了。这夜叫老仆约了张三监生，在大娘子房里干事。只因上一轮流弄久，夜里反睡着了，赶不及五更出去。姓徐的进大娘子房来，大娘子慌了手脚，乘丈夫叩门，把张三监生藏在女儿床上，把被盖着。姓徐的吩咐了些家常话，趁早出门，讨缎疋去了。大娘子道："天嗄！几乎做出来。冤家！快些去罢！"就问："哪个跟随大官人去的？"仆妇道："老鬼。"大娘子对张三监生道："后生奴才在家，是极可恶的。你如今穿戴好了，我去看外面没人，你急急走到厅上，不可迳出门去。你高声问：'徐奉轩在家么？'等后生奴才走出来，你问了不在家，只说：'京里夥计有信来，说有家书一封，托你大官人带回来家。'后生奴才问你上姓，你胡乱说个鬼姓与他，然后慢慢步出门去。就是撞见了我家主公，也无妨。这个法儿尽好。"张三监生依计而行，果然妙得紧。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一来恐怕露马脚。只是行了这法以为没事，只管来得勤了。是非有些昭彰。姓徐的打听了是张监生第三儿子，再三上覆了几次，道：“令郎若再在寒家门首，行奸卖俏，定然没体面了。老相公不要见怪。”张监生才晓得儿子有不肖的事，着实骂了，又要打。急急央媒人来顾家说：“等不得二月里了，残年几日里，定要做亲。”顾外郎道：“嫁妆不曾齐备，真正来不及，不是推调。”张监生又央媒去说：“一些不消费心，成了亲，亲家美情可以后补。只因小儿年纪不小了，渐渐有些务外。乞亲家各为儿女完其美事。”顾外郎只得应允了。

男家拣定了二十六日，不将天月德合，正是成婚日期。虽犯咸池，却是吉星多，不怕。说时迟那时快，张家送了催亲各色礼物。廿四日，顾家先铺了有的嫁妆，打点做亲。

可也作怪，顾大姐自从九月里起，不比起先老实了。夜里睡了，这小屄儿便想要弄。肚里主意虽有，却自言自语道：“人生在世，不做贞烈之妇，便做淫乐之人。切不可不贞不淫，造不成节妇牌坊，又不得十分快活，有谁知道？”只这一点念头，想是丈夫坏了黄花女儿名节，故此未婚的妻房，也就变做不好的人了。有诗为证：

贞淫非是不均匀，贞者难逢淫者真；

年少郎君贪别色，我淫淫我现前因。

且说张三监生听见说做亲，却也不想徐家去了。到廿六吉日，张家娶亲，不比那小户人家。五六十高灯，五六十火把，三起吹手，迎亲的亲友也有二三十位，好不齐整。娶到家里，拜堂撒帐，自不必说。张三监生只等挑了方巾，看看新娘子面庞。顾大姐原是美貌的，况兼灯烛照耀，又道人逢喜事精神爽，真正花花簇簇、袅袅婷婷，比徐家母女三个，好七、八倍。张三监生见了，手舞足蹈，快活不可言。

众亲友筵席散了，两个新人在洞房中，好不有趣。新郎吩咐丫鬟出去，便掩上了门，忙忙把新娘一搂。新娘假意把手推住，却松松的不十分用力。被新郎已抱往床上，脱去了上下衣服，与他轻轻开黄花了。有挂枝儿为证：

俏冤家，才上床，缠我怎地？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听见说：你一向惯缠别的，怕缠来缠去没些主意。

今夜假温存，缠着我，日久真恩爱，去又缠谁？

冤家，你若再要去缠人也，我也把别人缠个死。

且说张三监生，是久惯偷婆娘的人。把个新娘弄了又弄，弄得满屄流血，告饶才罢。真正美满恩情，你贪我爱。两个早也弄晚也弄，准准一个月，不曾出房。

俗语说：一个月看房。顾家来做了满月。次日，张监生走到新人房门口，高声叫：“三官！你该书馆里去了，杨先生已到馆了。”又叫：“三娘子！你明早催他出去，每日完了工课，凭他进来。”三娘子也都应允。从此张三监生，虽只是照故事读书，却也还像模样。徐家也竟不去了。

那知徐姓的见家里没甚歹事，况且北京夥计生意，只得又收拾了缎疋，带了一个家人上京去了。去得半月，母女三个又熬不得了，连连叫老仆来寻。

这张三监生，偷鸡猫儿性不改，与杨先生商议了，只说馆里工课多，须十日内，五日住在馆里过夜，才有前程。张监生被他们哄信了便也不来查馆了。张三监生便溜进徐家打诨，大娘子接迎道：“心肝，这等日子想煞我了，怎么也不来走动？”张三监生道：“馆里耽搁，一时走动不了，时时也想来的哩！”大娘子道：“美景良辰，岂可虚度。”于是用手去握张三监的屌，乍然突起，自身上前去把屄凑顶迎入，啧啧有声，满心欢畅，真个你贪我爱，好不受用。

且说小娘子闷得慌，走来寻大娘子闲话，听得两人快活声响，好不欢喜，望着门户哼了一声，大娘赶紧起身，出门唤入，小娘子道：“姊姊受用了，焉得忘却我呢？”大娘子道：“姊妹一样，先后无妨。”说着将小娘子往张三监生处推送，张三监生道：“都是一处，一起凑合，乐趣更增。”随后三人一床连欢。

不觉日子已过半月，张三监生留宿徐家，竟不归馆里。一日，张监生惦记小儿馆里工课，叫家人去馆里唤张三监生，老仆去后杳无消息。随后见老仆与先生到来，张监生道：“三官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怎不来？馆里工课如何？”老仆道：“三官人不在馆中，先生祇说又出门去了，究竟事由，如何敢问，只问杨相公便知。”张监生喝道：“我也不打你老奴才，一个教书先生，尚然如此。气煞我也！”抽身入内问问三娘子，三娘子道：“初做亲时节，原待我极好。后来先生叫他出去睡，就有几夜进来睡，不瞒公爹说，也只像点卯一般了。”张监生恨恨的道：“苦不曾做亲，没有三娘子，我就该一棒打杀他了。”三娘子劝道：“公爹且请安置，明日等他回来，公爹着实教训他一番便了。”张监生道：“自你婆婆弃世，吩咐我好好看这幼子，我何等怜爱他，不道这等不肖。那先生通同作弊，猪狗不如，我如今替管灶上的说，清早不要拿早粥出去，看他怎么说罢。”自去。

到了次日，杨先生指望吃了粥，去通个信儿与学生，等到巳牌，也没点心茶，也没粥。书房小厮，也都不来了，又一老丫头，递得一盘洗脸水，就如死绝的一般。明知是主翁辞他去的意思，只得收拾过了书籍，步出门来，跑到徐家。又不敢大声传话，立了半晌，那常来通信的老仆出来，才与他说知此事，叫他快与张三相公说声。张三监生正为夜里弄倦，才起来梳洗，这一惊可也不小。徐家母女三个，也都慌了手脚，怕张老监生来寻儿子，忙叫张三监生打后门回家。又请杨先生在后门去，与学生街上说话。

张三监生和先生商量了好一会，杨先生原不是好人，反教导他，异上取了些银子，虎丘有熟的僧房，权躲十日半月，待父亲气过了头阵。自古道：“虎毒不吃儿。”再央亲友送进去。张三监生依他言语，便想阊门外栈房，与管事的取三二十两银子，好做盘费。有诗评道先生的不好处：

世人须是择严师，师不严时误却儿；

只奉学生图久馆，惯欺肓主骗修仪。

三餐告饱皆精馔，六节全收尽细丝；

伴读任凭人笑骂，帮闲且喜我委蛇；

须知更有该防处，劣对低文师代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且说张三监生，到栈房上取了三十两雪花银子，交与杨先生，同叫一只小舡，到虎丘相识的铁佛房，拣了僻静的房，做了下处。只是没得铺盖。僧家的，又嫌他独阳气，那里去借？杨先生道：“且在半塘接一个妓者来，叫他带了铺盖。过三两日，再到栈房管事的那里取。”张三监生道：“甚妙！甚妙！但凭先生主张。”杨先生一味奉承刻剥，那顾斯文体面。

张监生原是极爱这幼子的。望了两三日，不见他回，又差人到杨先生家问，先生娘子正道：“他半月不回。”在那里骂。张监生又气苦，又思念，竟害了一场大病，起身不得，大儿子、第二儿子都来请医调治。见父亲思想不了，只得出一张招子，遍贴通衢。招子上写道：

出招帖，新家巷张宅。今有第三子某，于某月某夜，同

业师杨某逃出在外，不见踪影。父亲思念患病在床，倘见此

字，速速回家。若有人遇见收留，乞劝他速回。当谢银十两，

决不食言。

你道一个先生，被主人家如此出招子，岂不笑破满城的口？杨先生悄悄回家时节，也曾见这招帖，他希图刻剥银钱，全然不向学生提起。

一个月内，已支过栈房七八十两银子。这日又用尽了，又去栈房支取。栈房管事的人，假意留三相公吃饭，飞也似报与他父亲知道。随叫他大哥二哥坐只小船，急急跑到栈房，见了张三监生，埋怨他道：“父亲想你成病，你丢了后生弟妇，反在外不归，亏你心上放得下。”张三监生道：“因怕爹爹打，故此躲着。”大哥道：“不打你了，快随我回去！”张三监生只得跟了长兄二人回家。莫说杨先生在虎丘，等了张三监生一日，不见回来。以后直到栈房打听，才知学生被哥哥寻回去了，只得自回家里。

且说张三监生跟了两个哥哥来见父亲，那张老监生只不言语，反掉了几点眼泪。张三监主立了半晌。大哥道：“你且到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自己房里，见一见弟媳妇去。”张三监生走到房里，见三娘子在那里掉眼泪，叫一声：“娘子，我回来了。”三娘子道：“我和你花烛夫妻，亏你出门不顾，把我做陌路相看。”张三监生道：“不是我丢了你，只因我偶做了些风流事儿，我爹要打杀我。自古道：‘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只得躲出去了。”三娘子道：“好个风流事儿，偷汉的淫妇，有什么好处？肯偷你就肯偷别人！我叫哥哥打听过了，他那大小两个，近来又与天官寺小和尚晓云往来，你自痴心，只道偷你一个哩。”张三监生道：“不要你管。譬如嫖个娼妓，一两一夜，五钱一夜送了他，还要你送替己物件。他们白白把肉身与我睡了，难道是折本生意？”三娘子道：“我难道不是肉身与你白睡？毕竟比偷汉精香些。”张三监生道：“你爹说：‘春间补嫁妆。’如今补在那里！乡间铁秀蟹儿做了外郎，不晓事体哥哥虽是秀才，也只平常，大家不言语罢了，还要说白道黑。自古道：‘文是自己的好，色是别人的好。’你不要管我。”三娘子大怒道：“你偷了婆娘，不要我管？假如我也偷了汉子，你管也不管呢？”张三监生道：“羞羞羞，你面庞虽好，又不会骚，只怕也没人欢喜你。”只这一句，便伤了老婆的心。嚷起来道：“你偷了婆娘，又躲去了许多时，今日回家，又欺负我。我回娘家去不来了。你说我不会骚，没人要我，看我有人要没人要？”两个反目起来，几乎相打。

大哥二哥知道了，走来劝道：“兄弟，你出去了许多时，怪不得三娘子恼。”又劝三娘子道：“老相公现今有病。就是兄弟不好。三娘子只得耐心，倘老相公知道了，越添气恼，可不是雪上加霜？”三娘子道：“大伯二伯在此，他说我面庞虽好，不会骚，没人要。我如今回娘家去，只要把我日用的盘缠，等我在家出家，吃素念佛。让他另娶个会骚的受用，省得出去偷婆娘，累公爹气出病来。”正嚷嚷乱乱，老房丫鬟跑来道：“看脉的太医来了，相公们去陪陪。”大哥二哥又劝了几句道：“三娘子，不可回去，爹爹有病须要耐心。”弟兄三个一迳到前面来，太医道：“血气已衰，又气闷在胸，毕竟难好。”写了付药去了。大哥吩咐煎药调理，无奈不见起色。一个月后竟病死了。张家上上下下忙乱处丧事。不数日，张三监生又同杨先生仍到虎丘铁佛住了，再接个妓来睡。张三娘子大怒，思量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此时吵闹又失丧家体面，遂心一横来要偷汉子。里外走动间，对那大相公、二相公顾盼传情，把他勾搭。

未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荡子不归生妇怨　孤房独守动淫情

好女偏多媚，晨夕心如醉，

若然独宿便思郎，睡睡睡。

戏水鸳鸯，穿花蛱蝶，尽情酣恣。

礼法周公制，男女须嫌忌，

胡为生出有情娘，易易易。

是岸泊舡，非舡泊岸，兴妖作祟。

《醉花阴》

这一首词，已把淫女没正经的情事，大半说出了。自从张监生没后，弟兄三个在孝堂里，日日相处，未免有说话起来了。大哥、二哥原说得来、合得着的。只为第三兄弟多得些家私，栈房堆米也有三四处，忿忿不平。自然两个哥哥与这弟弟说不来、合不着了。又见三娘子勾搭他们，知他后来必然不守闺门，败坏家事。你一句，我一句，弟兄三个，几番吵闹，从此遂如冤家，竟不往来了。

张三监生把帐目，并现银囤米一查，真正吃不了，穿不了，越放肆起来。杨先生见他父亲没了，丧中吊孝陪宾，十分效劳。大哥、二哥难道好怠慢他。日亲日近，张三监生样样凭着他主张。他又会奉承内里，帮衬管家。家中上下大小，谁不欢喜他。只是引诱学生是他第一好优俩。不嫖不偷婆娘，如何骗得银子。

七七四十九日满了，张三监生就去包了一个名妓，叫做鸨张三。你道为何叫做鸨张三？他与一个标致小官情密了，你要娶，我要嫁，往来了半载。小官有爹娘管着，鸨张三又有假母勒　。两下里不能成就，都要寻死。商量定了，小官去买了鸩来，取一壶热酒，把鸩放在一个大碗里，满满斟了一碗酒。你要先吃，我要先吃，夺了一会。是鸨张三先呷了大半碗，一交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跌在地下。小官忙把下半碗一口呷在肚里，也一交跌在地下。适值假母进房来看见了，明知是吃了鸩，两个都死了。忙叫起家里人来，一齐把粪水来灌。毕竟先灌在鸩张三口里，渐渐醒转来。再灌在小官口里，已没救了。

看官！你道只为救迟了小官，故此死了么？还有个缘故，鸩张三呷的上半碗药力轻，轻的可救。小官呷的下半碗，药力厚，厚的难救。顿时哄动了街坊邻里，只得报与小官的爹娘，哭哭泣泣的跑来，直到禀了县里。

长州县知县，姓邓名云霄，广东东莞县人。名进士出身，清如水，明知镜。立刻差人拘这一干人来审。

鸩张三已救醒了，见说差人拘审，他便大哭道："我也趁许多银子与妈用了，肯容我嫁他，也不致坏他性命。如今他已死了，我毕竟寻个死，何苦到官受刑？"差人道："门户人家，痴心吃药，致伤人命，也到不得偿命的田地。"假母道："我的儿，你以后若再与人好了，我凭你嫁他，切不可寻短见。"鸩张三方才一乘轿子抬到县前。

巳牌时候，官府坐堂。差人带上这一干人犯，邓知县一一问了口词。道是迷恋青楼，自甘服毒身死，又不是娼家谋害，妓女一样服毒，却得不死。这是天怜妓女有志，恨荡子弃父母的无情，何足深究。龟鸨本该重责，只是父母不拘管儿子，治家不严。何况娼家吩咐龟子，快快买棺成殓，凭他父母或埋或烧。再断烧埋银十两，依律许父母领去。如有兴讼不休者，定然重处。顿时赶出。

鸩张三的名声，越越播扬开去，没一个不来嫖他。原先是五钱一夜，此时是一两一夜了。张三监生就三十两一个月，包他在虎丘铁佛房，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凭他杨先生支值买办，挥金如土，再不回家。有一只吴歌为证：

绝标致个家婆捉来弗值钱，

载搭子药弗杀个婆娘做一连，

个样事务是五百年前冤，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魂帐舍子个黄金去抱绿砖。

且说张三监生的娘子在家，不见丈夫回来，五六日里，还日日望、夜夜望，指望等他到眼前，数落他一番。五六日后，觉得难过了。有个书房小厮，唤做阿龙，是张三监生跟出跟入的，年方十五岁，极是伶俐。三娘子问道："相公在何处？"阿龙乖人，怕家主婆怪。一五一十，把三监生在铁佛房包了鸩张三，每事托杨先生，故此我们两三个跟随，是伴当轮流回家。没什么事做的话，一二说个明白。三娘子道："你几时领我到虎丘去，等我与他吵闹一场。"阿龙道："三娘娘要去，等我悄悄跟着，到了二山门。三娘娘却自己上岸，问了铁佛房。进去时节，不畏与三相公吵闹。只高声骂那篾片杨先生一顿，弄得他去。三相公自然有回头的日子。"三娘子道："你晓得帮衬我，少不得慢慢的把你个大大好处。"这小厮生得也好，极有知觉。就手舞足蹈，撺掇三娘子明日早去。

莫说三娘子打点到虎丘去。却说杨先生要说法学生银子，唆这鸩张三，要往观音山游赵家坟。张三监生就托杨先生叫了一只大游船，摆了酒席。凭他请了几个吹客，老早的都下了船，往观音山去了。

三娘子不晓得一些，在家吃了早饭，叫阿龙叫下了荡河船。把房门锁好，家里事吩咐陪嫁来的家人媳妇："好好照管，我就回来的。"只跟了一个大丫头唤做秋花，一个中丫头唤做文璧。反出了齐门，打桐桥出头。一径到虎丘来。在二山门上了岸，问到铁佛房来。静悄悄的，并不听得人声，敲了一会门，一个老香火，一个光头小厮，走出来。

三娘子问道："张三相公在里面么？"老香火道："一个人也没在这里，连老师太、小师父们，都陪了张三相公游观音山去了。"三娘子道："有这样不凑巧！"如何特地来又撞不着，倒不要说破了。带了两个丫头，打从旧路走回。

走不上半箭地，阿龙来了。说了缘由，阿龙道："三娘子何不上山去走走？"三娘子道："从不听见虎丘山上，有良家游玩。"阿龙道："那个认得是张三娘娘？不妨得。上山有个悟石轩，正在五十三参石抬边，好看得紧。他家有五个师父，唤做云锡，与我相熟。他那里有好茶，又打得好饼，三娘娘到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那里坐坐，吃些饼回去。省得再一会儿饿了。”三娘子依了他言语，慢慢的步上去。

只是九月天气游人正多，才出门的良家妇女，红了脸，进不得、退不得。走了好一会，才到了悟石轩。埋怨阿龙道：“你撺掇我上来，一路人多得紧，教我好生没趣。”阿龙道：“不妨，没人认得。”三娘子把一块银子，约莫重四五钱，叫阿龙递与师父打饼去。

不多时，云锡送茶进来，三娘子羞得没躲闪处，云锡作了揖，留了茶自去。三娘子道：“停会儿有个小路下船便好。”阿龙道：“等我叫小船泊在小武当，娘娘打从后山下船，便人少了。”三娘子道：“快去！快去！吃了饼，快些下船回家。”

阿龙跑去叫小船了。两个丫头也是从不曾出门的，见这山上有趣，东走西奔，乱乱的顽耍。三娘子靠在窗上，看那下面，只见一个和尚，走到窗底下，掀开衣服，扯掉裤子，小解起来。三娘子见四下没人，忽然动个念头，要看看别张屌，比我家丈夫的如何？只因连日不曾有这宝货，故此巴不能够见见儿。不看犹可，看了吃一大惊，比张三监生的，长一寸、大一围。那和尚把手捻着，撒完了尿，洒洒尿头。这东西忽然硬起来，竟如小棒槌。三娘子心下想道：“前日三相公的，已有趣得极了。这个长长大大的，还不知怎么快活哩？”心下想着，屄里就流了好些骚水。

不一时，两个丫头来了，饼也来了，叫小船的阿龙也来了。三娘子忙忙的吃了些饼，又催促两个丫头与阿龙都吃了，打从塔边下了坡儿，过了小武当小石桥，下了船，回家去了。

心里只记挂着长长大大的东西，夜里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起来小解了，只见油灯半明不减，剔了剔灯。待要去睡，单衾孤枕，实是难熬。原穿着上衣，不穿下衣的。九月天气，还不十分寒冷，反把裙子束了腰，坐在灯下，想那长长大大的东西。痴痴呆呆，活像等丈夫的那时节。

是二更多天气，只听见外面敲门，渐渐的敲房门了。三娘子道：“诧异，这时节谁敲我房门？”问道：“是那个？”外面应道：“是我！”却是张三监生的声音。三娘子又喜又恼，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却为想屌久了，怕一闹便不得弄弄。只得忍着气，自去开了门，半恼不恼的道：“恭喜，什么风吹得你回来？”张三监生道：“想你，回来了。”三娘子叫起丫头来，快收拾茶水，相公回来了。

张三监生道：“杨先生在外面，再收拾些现成酒，我与杨先生吃了来睡。跟随的人，再煮些粥与他们吃。”张三监生见三娘子只暖束着裙，一把抱在身上，问道：“为何此时不睡？”三娘子道：“独自一个睡不着，起来小解。正值你这冤家来了。待我去取些吃酒的物事，你快去陪杨先生吃些酒，快些进来罢。如今我一定睡得着了。”张三监生起身自去。

三娘子走到外房，叫跟随去的张成来问：“为何相公久不归，今日忽然夜归，必有缘故。”张成低低的道：“今日那三娘同游赵家坟。铁佛房两三个和尚相公都请他去的。谁知中年那一个和尚，想是与那三娘平常有一手儿，今日背着众人，在梓　阁后，与三娘亲了个嘴。三相公看见了，着实发作了一场，把小娘打发了，自己也不到铁佛房去，连夜回家。三娘娘只做不知，竟不说破的到好。”三娘子道：“我自然不说破。相公如今可也羞了。”

不一时，张三监生吃完了酒，吩咐拿了铺盖出去，洗刮了手脚，上床同睡。他原是个没正经的少年，因恼了那鸨张三，觉得自己的屌有趣了。况且三娘子的面庞，好似鸨张三几倍；三娘子小似鸨张三年纪几年。这时提起两脚，耸身大弄。三娘子久旷的女子，如饥得食，如渴得浆。两个尽情欢会，弄到四更，三娘子也忘记日间见的屌，长似这屌，大似这屌了。哼哼哈哈，装出许多骚模样来。张三监生一泄如注。那知三娘子经净得两日，就是这一弄，得了个男胎。有请为证：

岂是寻常便得胎，姻缘注定数应该；

若非此夜经初净，他日如他来不来。

这一夜男欢女爱，竟与初缔姻时节也差不多。只是张三监生性好游荡，过了一两日，又想出门走走。

徐家大小两个，趁丈夫往京，又来勾引他。杨先生恐怕又往徐家，没自己的想头，发出一段正经议论来，道：“这徐家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是你令先尊起病的根，切不可再去。况且偷良家女人，到底有是非口舌。闻得　子门新梳拢一个小姊妹，唤做候双，标致得紧，又好酒量，也唱得几个小曲儿。不如在虎丘另寻个下处，包他个把月，倒是好的。况且十月朝近了，我陪你看看会去。”

张三监生听了这段说话，魂也不在身上了。进房对三娘子道：“我要到虎丘看十月朝的会，十日半月便回，你是家主婆，一应家里事务，与我在外的费用，你可一一料理。虽然独自在家，就多费了些。我家私大，料不计较。”三娘子道：“你去自去，但须常来家走走。不要整个月丢着我，使我孤孤零零。我也要嫖起来的呢！”张三监生笑了笑儿。又带了几十两纹银，包那小娘去了。

那知候双是个雏妓，老实得紧。同这三监生住在半塘寺东房，一步也不离。吃酒便吃酒，射屄便射屄，样样顺着嫖客，不像鸨张三老妓奸滑。张三监生爱他如至宝一般，再也不回家来。

三娘子只说要上帐，吩咐留识字的阿龙，在家写帐。实是见他面庞也好，心性又乖，有收用他的意思。阿龙却因年小，不晓其意。三娘子每夜自睡，好不难过。常日里走到大门首，看那街上人，来来往往：长的、短的、肥的、瘦的、好的、歹的，眼里十分动火，实与自己无干。偶然一日，见了个标致的小官，打扮又异样风流，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下去。夜里半夜睡不着，才合了眼，只见那小官打从窗里跳进来，三娘子心下想道：“不叫破的好，只当睡着了，不言语，不动弹，看他怎么？”那小官扒上床来，搂住了，叫一声：“心肝！我来了！”陡然掀开了被，提起两脚，把一张大屌，插进屄里去了。三娘子快活难当，哼哼唧唧起来，一身冷汗。忽然惊醒，却是南柯一梦。有一挂枝儿为证：

梦儿里梦见冤家到，梦儿里把手搂抱着。

梦儿里把乖亲叫，

梦儿里成凤友，梦儿里配鸾交，

梦儿里交欢也，梦儿里又交了。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三娘子醒转来，孤孤凄凄好不难过。叹了几口气，看看灯，还明晃晃的。那时节十一月初旬天气，披了小锦袄，把裙暖束了。扒起床来，叫起大丫头秋花，那秋花正醒着，一叫就应。三娘子道：“你为何也睡不着？”秋花笑了笑儿道：“娘娘睡不着，不知为何我也睡不着。”三娘子道：“这丫头奇怪！我实是想相公，你是想那个呢？”秋花道：“娘娘想相公，相公不想娘娘。我是娘娘心腹丫头，何不活动一活动儿？干守着这样寡？”三娘子笑道：“这丫头好胡说，重门深院，叫那个来活动活动儿呢？”秋花道：“娘娘要活动，厅后头轩子里，就有个阿龙睡着哩！”三娘子道：“这小厮倒也生得好，又乖巧，只是年纪忒小，我实是挑他过，也全然不知。”秋花道：“不知么？他倒搂了我三四遭，被我骂了，才跑了。”三娘子道：“既如此，你如今悄悄开门出去，叫他进来，只说：‘怕娘娘听见，我先走一步，在外间春凳上等你。’你进来了，我在外间春凳躺着，他只道是你，定然大胆弄起来了。若是好，再做商量，若是不中用，只是你认帐罢了。”秋花久有阿龙的心，得了这句话，笑嘻嘻开了房门出去。

走到轩子里，谁知阿龙正起来小解。那时初七八，略有些月光，问道：“是谁？”秋花道：“是我！”阿龙问其来意，秋花把三娘子的意思都说与他，又道：“你只依计而行，且待弄过了，看娘娘怎么，切不可说我曾通知你。”阿龙先要与秋花试试儿，秋花道：“贼囚，怕没有日子么？”阿龙年纪虽小，却是张三监生弄过后庭花的，晓得了几分，搂住秋花亲嘴，又去摸他的小屄儿，未兔耽搁了小一会儿

三娘子早在外间春凳上等着，好不心焦，想道：“为何不来了？莫不那阿龙不敢进来，就在轩子里弄耸？料这丫头不敢！”只见秋花跑进来，往里房去了。三娘子即忙躺下，随后阿龙大模大样走到春凳边，摸着是个人，就把手摸摸屄。不管三七廿一，一张屌直捣进去了。只因三娘子有几个月身孕，屄心直拱在中间。阿龙直射在花心上。三娘子也就十分爽利，哼哼唧唧，弄了更多天，阿龙泄了。

三娘子心上，有二三分爱他，就叫：“阿龙，你可晓得是我？”阿龙也不吃惊，只说道：“秋姐叫我来的。”三娘子道：“他说我叫你么？”阿龙道：“不曾说。只是我近了身，喷鼻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香；不是那油烟臭，就晓得是娘娘了。”三娘子笑道：“这小奴才，好不会说话。如今既明明晓得了，可跟我床上去睡。”阿龙跟了三娘子，大模大样上床去大弄。三娘子吩咐秋花：“且关上了门，明早等他出去，我少不得赏你一套衣裙。”秋花自去，两个自弄，好不亲热。从此阿龙夜夜进房来，秋花也被他替己上了手。

未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倾赀结客无虚夜　破璧迎郎有剩欢

万古情生情死，四时水落花流。

花随去水不知愁，错认常开时候。

得趣郎镌心上，失欢人皱眉头。

朝张暮李不知休，病酒又还中酒。

《西江月》

且说张三监生，被雏妓哄熟了，又有杨先生帮衬，索性长包了候双，终日游山玩景。亏得家私富厚，还不至十分零落。只可怜丢了三娘子，无聊无赖，倒凭那阿龙受用。

光阴似箭，不觉半年光景。三娘子心上又想尝个新滋味，只是还有些怕羞。偶然一日，与阿龙闲话中间，说起：“家里张成，有些觉了阿龙的事，言语蹊蹊，我定然寻个事故，打发他不用了。但你今年已成十七岁，渐觉出入房户，有些不雅。你若说定一心一意，帮衬我寻标致儿郎，悄悄偷两遭儿，我便做主把秋花与你做老婆，再与相公说了，各栈房帐目，不用了张成，用你去管，好么？”阿龙道：“多承娘娘好意，杀身难报。只是我有了老婆，娘娘有了人往来，我依旧要与娘娘弄弄呢。”三娘子道：“一向相公一个月在家只一两夜，亏你相伴我，难道我就丢了你？”阿龙道：“娘娘吩咐寻人，须是中得娘娘的意，才敢领来。只是一件，张俊、张恩原没权柄，他妻子又都好，不敢违拗主母。张成自恃管帐的管家，要查头查脚，不当稳便。”三娘子道：“这番相公回来，我自有区处。先打发了去，就不妨事了。”正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话说张成是个乖巧的，他妻王氏，生得有几分颜色，张老监生与张三监生都与他有一手儿。故此把各帐目，与张成管了。张成凭他与家主偷，他自然也凭老公做些歹事了。曾说起：“三娘娘光景，不像独守空房的，毕竟被阿龙小奴才受用了。”张成道：“阿龙里面衣服簇新，丝绸绫绢那里来的？我久已疑心。这关系相公体面，不可声张。只是有些气不过，你如何设法，等我也得受用，骗娘娘些银子也好。”

王氏道：“这不难。娘娘里房门，从来我在里面上宿，再不见关，进去最容易。外房一带短窗，都日日扣着。短窗通着厅后西轩一带。等我今日下午，悄然把窗扣开了两个，你夜里轻轻开了两扇短窗，扒将进去，竟到房里床前，若娘娘同阿龙睡着，你只当捉头，不怕不从，若不见阿龙，便不可造次。娘娘醒的，跪下求告；娘娘睡着，耸身一弄。弄过了，便不怕发怒了。”张成满心欢喜，依计而行，不在话下。

且说三娘子要打发碍眼的张成。这日午后，吩咐阿龙：“快往半塘，请相公暂时回来，宁可就去。三娘娘有正事商量哩！”张三监生正请客吃酒，一只游船泊在半塘寺前，就留阿龙在那里伏事，不得回家。三娘子已是惯弄久了，却也不在心上，竟自闭门睡了。

二更天气，大胆张成，轻轻开了短窗，扒将进去。里房门果然掩着不曾闩紧。又轻轻推开一半，捱身入门。桌上灯半明不减，他不吹熄。轻脚轻步，走到床前。三娘子正呼呼的睡着，他依了老婆王氏教法，脱了上下衣服，钻身入被。把三娘子提起两脚，挺着铁硬东西，捣将进去。三娘子梦中快活醒了，半醒不睡，还只道阿龙。弄了半个时辰，哼哼哈哈了一阵，觉得戾里那件东西，比阿龙的长半寸、大一围，硬不可言。才晓得不是阿龙了。忙问道：“你是那个？敢如此放肆！”那人道：“娘娘，是小人张成，来伏事娘娘。”三娘子大叫起来道：“奴才！这等可恶！秋花、文璧快些起来！”秋花先应道：“来了！”张成慌了手脚，依旧打短窗里走了。三娘子剔起残灯，大嚷大乱，看看短窗开着两扇，才知他打从这里进来。但不知怎生开了窗扣。三娘子叫秋花开门出去，叫起人来。秋花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道：“娘娘不可开门。他情知罪犯重了。夜晚头间，拖刀弄剑，怎生区处？不如等天明一家都起来了，好与他理论。”三娘子道：“丫头倒有见识，今日阿龙不回，一定相公留着，清早同来，也未可知。”秋花道：“娘娘极说得是。”

大家坐着，说些闲话。三娘子道：“这奴才，比阿龙弄得好些，只是阿龙是心腹了。左右相公嫖，我也嫖，要他寻几个好的，往来几时，也不枉人生一世。大奴才就要吃醋拈酸，把我占住了。我趁此机会，叫相公赶逐他去。”说了一会，鸡叫了三通，天大亮了，合家都起来，方才秋花开了房门。

只见张成妻王氏，进房来跪在地下，讨饶道：“我们拖牢洞的，一时醉了，冲犯娘娘。该死的了，只求娘娘恕饶。倘或张扬开了，娘娘体面也不便。”三娘子道：“奴才放肆极了！你平昔小心伏事我，也罢！相公回来，只说醉后冲犯了我，打发出去罢了”

看官，你道他何故宽恕？他原是个犯桃花的女子，自然不论高低贵贱，处处有情。昨夜这一弄，也极快活，难道他心如铁石？若不为张成碍眼，也不提起这事了。王氏瞌了个头，谢了自去。

果然午后，张三监生回来。三娘子只说：“张成奴才，醉入卧房，指望行奸，被我嚷骂起来，方才跑了。你又常不在家，这人用不得了。”张三监生顿时叫将张成来骂道：“你这奴才！醉入卧房，该得何罪？”张成已知主母宽他了，便道：“小人其实醉了，一毫不知。”张三监生道：“这等大醉，怎生不误正事，就该打了。”打了十板，顿时逐出，把帐目一一交算。

因为盘算账目，张三监生不得抽身去了，倒得在家与三娘子一弄。那知三娘子这张屌，昨夜又尝过一张新屄了，有挂枝儿为证：

昨夜里又做了龌龊勾当，

今夜亲老公又进奴房，

亲老公把硬顶在屄心上，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不拘大与小，那论短和长，

谁知这样个骚精也，已布满了偷人网。

到了第二日，张三监生就依了三娘子言语，把各栈房帐目，尽交与阿龙催讨。张成夫妇，只为顷刻欢娱，双双逐出了。

张三监生依旧出门游玩，又听了杨先生话，打点南京坐监去。到旧院里风流一遭。

三娘子又要把秋花配阿龙，一家的人，谁不怕他？谁不奉承他？阿龙感激他提拔，竭力寻了三四个标致人儿，进房宿歇。他个个欢喜，个个只两三夜开交，从此脸也老了，胆也大了，只是十月满足，要养孩子，暂时不寻人弄。十一个月才养了个满抱的儿子。就是这日，他父亲顾外郎死了，他做产妇去不得，吩咐张俊，往半塘，报：“添小官人的喜，与顾老阿爹的丧，请相公须回来两三日。”都是正经大事，不要又是讨火种一般。

一喜一悲的信，到了半塘。杨先生正要撺掇他往南京，便对张三监生道：“明年己酉科，科举午时，你该今年去坐坐监。虽没学问，也讨个科举名目，遮世人眼。南京旧院里，珠市里两处姊妹，真正风流标致。你若去嫖了一遭，只怕苏州小娘，不要说坐位，连站也没处站了。趁此两件大事，再对些礼物，送了老双回去罢！”张三监生依了这话，送了候双回家，同杨先生进城来。

三娘子见他丈夫来到，十分欢喜，教看看新添儿子。张三监生就吩咐：“雇了个奶娘省得你不耐烦。”又说：“杨先生在外，可打点酒和夜粥出去，我到丈人家探了丧就来。”说了自去。杨先生又叫人传话进来说：“是我劝相公打发了小娘，如今正好在家里。过了七朝，才出去哩！”三娘子笑对秋花道：“如今我正弄不得。若过了七朝就去，也还靠相公快活不成？”秋花笑道：“娘娘怕没有人弄？定要相公快活？”说笑了一会。

张三监生回来了，依旧在馆里。同杨先生吃了些酒，又吃了粥，才进房来，对三娘子道：“你如今做产妇，弄不得，教我独自一个睡么？”三娘子道：“凭你！秋花骚骚的，我意思把他配与阿龙罢。打帐这几日推拢了你，今夜何不先开了他黄花？”张三监生道：“只怕也不是黄花女儿了！”三娘子道：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日日夜夜紧随着我，还是黄花哩！”张三监生是个极贪色的，也就收用了。秋花原与阿龙弄过，却不多遭，还不十分宽荡荡。故此张三监生也不在心上，只当是其丫头哩。

过了三朝，张三监生道：“这秋花粗宁。”依旧上三娘子床，略修修破灶，却想收拾了五百两银子，南京去坐监。三娘子留他：“在丈人家陪几日，实同我去上一坛祭，才凭你南京去。”张三监生依他言语，即得在自家里，等他丈人家开了丧，便同三娘子回去上了祭，张三监生自回。三娘子只留新雇的朱奶姆跟着，打发秋花回去，伏事家主公。

那知张三监生达那小丫头文璧也都弄了。这丫头年小，实是黄花女儿，十分疼痛，弄了一席子血。张三监生有些爱他，倒为他把南京去的心缓了一步。

三娘子住在爹娘家，是奶姆做脚，也着有便处，偷了两三个汉子。这朱奶姆原是机房里出身，半私窠子，偷寒送暖，是他熟路。只要奉承家主婆，要他银钱赏赐，那一样不做出来？一住住了半月，掩了丧了。三娘子才别了哥哥兄弟，回丈夫家里来。

张三监生说起文璧，三娘子原不在心上，假意儿变了脸道：“我两个丫头都被你开了黄花，我不曾弄你的小厮。快买两个标致小厮把我。”张三监生道：“不许！不许！”三娘子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看我偷人也不偷人？”张三监生即道行一声：“胡说！”大家不言语了。

又过了三四日，张三监生收拾了行李，叫张俊、张恩跟随了，同杨先生往南京进发，吩咐阿龙在家须勤谨帐目，照管家里。又对三娘子道：“你既要把秋花配与他，快拣一个吉日，推拢了罢！”三娘子又做贤慧好人，对出二两赙仪，送与杨先生。叫丫头传话道：“相公坐监完了，央烦杨先生快教他回家。”杨先生应承了，又道：“替我多谢娘娘。”

从此张三监生出门后，三娘子就如没鞍子的马，满天满地，凭他去跑了。哥哥兄弟就知些风声，只为日常有东西与他，也只做不知罢了。今日张郎，明日李友，弄得快活的，留他多住几夜，十两半斤银子，就肯送他。标致　儿，就相会弄他，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肯重意送他。朱奶姆、阿龙两个做脚，三娘子再没一夜是孤眠独宿的了。有一曲玉交枝为证：

为人风泛怕空房，须人伴闲。

漏声才定多欢宴，凭他卖俏行奸。

将军闯来随入关，谁云险似盘山栈。

叹娇姿花残月残，任狂夫长看短看。

且说三娘子犯了桃花，不只为射戾，却像以多为胜的。听得说山塘有个姓管的有趣，就教阿龙送四两银子聘他来弄。出出进进的人也不知多少了，只比娼家，差得送东道、送歇钱两样。难得邻舍有个不知觉的，都三三两两，思量捉奸。却又笑道："若是一个两个，我们好去捉。他家主公去得两个月，只怕日里夜里有百来个出进了。如今捉得那一个？"有个姓王的，排行第三，叫做骚王三，年纪也有四十多岁，为人奸巧又极贪色。地方也算他是个说得话的光棍了。他对众人道："捉奸也不消，只消齐了十来个邻舍，到他里面，要他酒吃，要他钱使，且等他做大不睬我们，再作区处。"

约齐了众人，第二日走到张家厅上，大声道："我们众乡邻，要与三娘子说句要紧话。"这日阿龙栈房取银子去了，奶姆走出来问道："说什么话？"王三便道："三娘子风流的事，我们一一都知，众人都要捉奸。只是这样一位娘子，不舍得做这狠事，下这毒手。如今须从长计议，安慰了我们，才不致出乖露丑。"奶姆道："娘娘并没什么事，凭列位怎么，我家不怕。"众人一齐乱嚷起来。

三娘子已在厅后听见了，自己叫秋花跟着，走将出来，对众人道："列位请坐，有话好好说，这奶姆来不上一年，他不会说话，不必计较。"王三深深作了个揖，众人也作了揖，王三道："还是三娘子知道理，娘娘的事，我们原不敢管的。只是有些眼红，不舍得赛西施这样一位娘子，只管把别人受用。我们都是男子汉，却当面错过。"三娘予笑了笑儿道："如今待要怎么？"王三道："我姓王，叫做骚王三，众兄弟们也没一个不骚的，晓得三娘子做人也不是恋着一个长久往来的。只求三娘子每人赏一夜，再送折席一两。我们凭娘娘干事，并不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拦阻。有人放肆，都是我王三支撑。管取娘娘朝寒食夜元宵，就是三相公回来，我们毫不通风。”秋花笑道：“又要睡又要银子，这是双输了。”三娘子道：“这丫头不会说话，我原为相公不着家，偶然取乐，难道我要人嫖钱不成？只是人多口杂，改日又有争论反为不美。王三官写一张包票与我，我一一如命便了。”王三道：“使得！使得！我写了包票送进来。但请问几时起？”三娘子道：“也要说过，不许第二夜的。我若喜欢那个，这便不论。也不许吃醋拈酸。”王三众人一齐都道：“这个自然！”三娘子道：“明早王三官写了包票，就把银子也写在上面。如今共有九位，姓名也写在上面，我就把九两银子交与王三官，散与众人。进来日期，不可用强。总在两月内，逐位来约，决不失信。若是年纪老些，不愿取乐，或者惧内的，不敢住夜，我再送一两银子便了。”当时就有张老儿，马老儿两个不愿住夜。说明了，一齐出门去了。

奶姆道：“三娘娘如何不论好歹，都许他弄？”三娘子道：“邻舍极要紧的，不安顿了他，怎能够凭我快活？”奶姆道：“娘娘说得是。只是一件，那粗宁的，怎么当得起？”三娘子道：“拼得歪着头，闭着眼，凭他弄一遭罢了。”

次日骚王三送包票进来，阿龙还在栈房未回。隔夜，一个后生又去得极早。三娘子见了他，忽然动了骚兴，就招他进去。只去了下衣，在床沿上弄起来。弄不多时，王三就泄了，他道：“三娘娘的屄是万中选一的，我不觉魂了，故此容易完事。还要娘娘大大布施哩。”三娘子道：“你是不消说的。只是邻舍有贪财的，不如每人多与他一两银子罢。龌龊的，多免劳下顾。”王三道：“有两个小兄弟，一个陈六，一个赵三，都也是小后生，他两个也不贪财。其馀六人，把他二两一个，我回他便了。”

从此以后家里的人，只有文璧小丫头，不把他放在心上，也不去安顿他。个个都是帮衬三娘子的。乡邻射屄的射屄，得银子的得银子，打了和局，没一些拦阻。凭那出出进进，像虎丘山吊桶，一上一下，好不热闹。

过了几时，将近腊月，张三监生差张俊回家，又取五百两银子。家书上说：“国子监祭酒，不放回来，竟在南京过年了。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若是家里人不够用，可再寻一对人，或半大的小厮，凭你拣选，不拘身价。”这一句话，只为自己在外大嫖。新年新岁，丢他独自在家，心上有些不安稳的，放这半条路儿，那知三娘子在家，这等放肆？

闲话中间，三娘子问起三监生可包院里小娘？张俊道：“包了旧院大街，顾家一个小姊妹，叫做顾节，每月三十两。相公留一个人看了鸡鸣山僧房的一处，竟往他家，吃他的饭，都不要钱，倒比苏州省些。只是做了好几遭衣服，买了一两遭金玉簪扣，费了二三十两银子，只怕如今过年，毕竟多费些哩。”三娘子怕张俊在家，原是吩咐老婆，不通他知道。自有些得碍眼，忙忙催阿龙凑了五百两银子，打发往南京去了。

那时苏州新兴洒线衣裙，三娘子喜欢穿百蝶的袄儿，因此人称他做百花张三娘。有时带了奶姆，丫鬟往虎丘住几日，有时雇了游山大船，在船里住几夜。不管生熟，不论僧俗，看得中的，便叫来受用。

腊月尽间，忽然叫匠人来，在他拔步大暖床边，开了个小门。只为他的卧房，正在靠西一带，墙外一条小巷，巷内没有人家。不过一个穿南穿北的走路。开这条门，正通拔步床板壁，去了一扇板壁，就明明亮亮通了外面了。汉子进来，不消拘定前门，此间踏足便是。

到了年节夜，三娘子吩咐：“阿龙！过节须要两个陪我，若没两个，不许你同秋花一处。”阿龙道：“人人都要在家，吃合家欢酒，拜家堂，取新年吉利，谁肯出来过夜？一个还没处有，那里有两个？除非东仓上金三房，有一班小戏子，有两三个生旦好，都只得十七八岁，没有妻子，把一本戏钱与了他们，拣两三个来陪伴娘娘，他贪了新发利市，毕竟肯的。”三娘子满心欢喜，拿一锭二两银子付与阿龙，叫他快去。

那一夜大鱼大肉，好酒好菜，那件没有？黄昏时候，阿龙才领了一生两旦，共三个小夥子进来。都作了揖，就教他坐在房里，顷时摆上夜酒来，一桌儿坐了。三娘子道：“我家相公南京坐监，今夜劳你三位欢饮三杯，共图一乐。明早新年了，还有厚厚的礼，送与你们发利市。”三个一齐都应了。吃了酒，又吃了饭，大家洗刮了，依旧对了门，停了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妆生的姓袁，年纪是他大些，已十九岁了。问道：“三娘娘那个陪睡呢？”三娘子道：“大拔步床，再有两个也还宽展哩。”三个你看着我笑，我看着你笑，只得都脱光了衣服，爬上床去。原来床上两床绵被，两个旦扯一条绵被，在这头同睡了，叫一声：“袁舍！你陪娘娘睡。”

三娘子小解了，才上床来。心里想道：“天下的女人，从来没有三个男子汉，轮流干事的。今夜倒是个大大的胜会。但不知小夥儿耐久不耐久？”只见袁生在这个一头睡，沈旦、俞旦是那一头睡。二娘子以近就近，钻入袁生被里，来摸他的屌，倒也长长的，只是不甚粗。捧他到肚子土来，扯他屌插进屄里，抽出抽进，抽不上三十抽，袁生啊呀一声，早已泄了。教他爬过去，换了沈旦来弄。他的屌又小些，顶不着屄心花儿，抽了七八十抽，也就泄了。又教他爬过去，换那俞旦。俞旦道：“听得说：连连弄了，精毒相触，要生斗精疮，我不来。”三娘子道：“难道我见食不抢，就偏背了一个？也罢！茶窝里绵包裹着，还是热的，待我洗了洗再和你弄。”

爬起来把茶倾在桶里，洗那骚屄，那精就滚滚流出，不知多少。三娘子道：“惭愧，我做女人也尽风流的了。”洗完了爬上床去，袁生先爬过这头来，同沈旦一被睡来。三娘子钻入俞旦被里，还只道他年纪十七八，毕竟也是嫩货，那知他久有女人弄过的屌，比前两张长些粗些。腾身而上，直顶花心，研研擦擦，就如鸡啄食一般，弄得三娘子娇声乱叫道：“心肝！射死我了！”弄了两个更次，足足有一千抽顶，再不得泄。

三娘子抱住了道：“心肝！你在我身上睡睡着。明日年初一你不要去，再陪我睡一夜，我送你十两银子，发新年利市。”俞旦道：“早起要拜爹娘的节，班头主人金宅，也要同众人去一遭。年年规矩，做十来出戏。戏完了，我就来，他两个不在面前，越发有趣。”说罢，就睡在三娘子身上。

清早外面阿龙放开门爆，惊醒了。只得都爬起来，同他三个吃了早饭，各与一两银子，又叮咛了俞旦，才放他去。晚间俞旦果然又来，连住了五六日，得了三娘子二十两绞银，吩咐他常常来会，不可薄情。俞旦也十分得意。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第五回　天纲不振还一振　妇行无终迄不终

每想双肢举，尝思半臂横。

擅郎何必学吹笙，一任海棠花底蝶蜂争。

碧沼深深入，幽溪细细行。

夜阑频自唤卿卿，搅得心神撩乱骨头轻。

《南柯子》

且说三娘子风骚，轻薄儿郎少年子弟，与他州外县的人，都晓得百花张三娘子。到了春三二月，桃红柳绿，正经女子未免有伤春意思，何况三娘子淫荡久了，阿龙凑他的趣。寻了个马修痒，惯会做马泊六，引诱良家子弟，与那小户人家的不学好妇人，他便于中取利。却不敢在有势有钱的人家做甚歹事。阿龙领了他进来，见过了三娘子，他道：“三娘子的标致风流，苏城再没第二个了。”各处称扬。倒也带了十多个浪荡子，或打从大门里，或打从巷内板壁里，与三娘子任意作乐。三娘子没一个不凭他吃饱了才去。

二月十九日，满城都往观音山烧香。也有专心烧香的，也有借烧香的意思，男看女，女看男的。三娘子叫了一只不大不小的游山船，带了奶姆、丫鬟，往观音山顽耍去。一路船山船海，也人山人海。船里有打十番的，有吹箫唱曲子的。那些人老的、少的、长的、短的、肥的、瘦的、标致的、丑陋的、带帽的、带巾的，还有女子，十个五个共一船的，好不热闹。三娘子见了标致后生，恨不得飞过他船去，或是招他过船来，与他亲近一亲近。

到了西新桥住了船，河小船多，挤在一堆。岸上那山轿，轿后安放了观音纸马香烛，跟的男人也不带一个，大模大样，三乘轿子，上去烧香。一路的人看见了，有说像是小娘儿，有说还是私窠子。又看看奶姆抱着头两岁的孩儿，便道：“这是良人家，为何这等轻薄？”又有见了他身上穿着百蝶洒线袄，呵呵笑道：“是了！是了！这是东半城极要弄的百花张三娘。”说的说，笑的笑，三娘子虽然脸是老的，胆是大的，不觉满脸通红，把扇子遮了。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到了观音殿前，奶姆低低问道：“娘娘，昨夜不曾和那小官弄么？罪过！罪过！如何烧香？”三娘子道：“我已洗了又洗，不妨得了。”奶姆道：“娘娘，使不得的。不如等我代烧了香，你在此站一站儿，我烧了香，下来同去。”三娘子只得叫秋花立在身边，站在殿门外等。

奶姆去了一会儿，忽然一个小后生，走过了几步，回转头来，笑一笑道：“原来张三娘娘在这里！”三娘子打一看时，却是半月前极会弄的一个郭四，因为他弄得好，三娘子留他住了三四夜，故此认得真切。三娘子正怕下山，又一路有人罗皂，便道：“郭四哥，我不曾带得管家来，三个女人又叫了山轿，你可同我下山去。我改日谢你。”郭四道：“不妨，今日是一班小兄弟在船里打十番，烧过了香，便用荤酒，三娘娘竟在我船里，回去大家畅怀一畅怀，也算春风一度。”三娘子道：“你站一站，且待奶姆来商量。”只见奶姆也来了。三娘子说了这意思，奶姆道：“良人家，不可太轻狂了。”郭四道：“如今下船不要说是张三娘娘，待我只说是李乙娘，有谁知道呢？”

三娘子命中所招，该是如此。不觉满心欢喜道：“姓了李，实是没人认得我。镇日在家气闷，且落得疏散一疏散。奶姆，你同大丫头在自己船里，我在大船里顽耍一会儿。到了阊门，大船也进不得城。我自过船进城便了。”奶姆见他执意要同郭四去，口得凭他了，一齐都上了轿。路上的人还多，只是有了个男人，就没人言语。

到了船边，奶姆、秋花下了原来的船，郭四是卷梢大船，直在港口。又走了一箭地。郭四先下了轿，拉三娘子上了船，满船的人都作了揖，问道：“四哥，这位娘是那里请得来？”郭四道：“李乙娘是初出来的，小弟特特请来，与诸兄们一会。”大家又打了一套十番，吩咐开船，早已摆了酒肴来，行令吃酒，三娘只推不会行令，也不肯监令。一班浮浪子弟，如狂蜂浪蝶，好不骚发。三娘子见了这班人，也十分兴动。三杯落肚，满船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起来。三娘子却在一班里，看上了一个张二官、一个陆二官，把一只金耳挖与了张二，把一条洒线汗巾与了陆二，暗地问明了两个住处，说：“我叫马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修痒来请你。”一路里乱哄哄捻手捻脚，搂搂抱抱，真像疯颠的一般。反把个郭四丢在一边了。

到了阊门，奶姆、秋花在船等候。不知三娘子如何法儿，把个张二官弄在自己船里，一同载到家中，搂着斡事去了。船家把舌头都伸出来道：“诧异！诧异！原来做了私窠子了。”正是：

大风吹到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且说三娘子老着脸，大着胆，被人弄惯了。每到春天被那春风一吹，骨节都趔麻了。便如吃酒醉的一般，直醉到冬里，再不肯醒。朝张暮李，不知弄过了多多少少的人。

有一个骑马徐三，原是少年狂放的秀才。极要嫖，极要偷婆娘的，与三娘子好了。六月天气，都不穿衣盖被，比冷天加倍有趣。这一夜，正是十五月圆时，三娘子床后有个天井，宽绰响亮，极好赏月。把酒肴搬到天井里，吃了一会，大家高兴起来。就在春凳上大弄。徐三把手提起两只小脚，且不插进；一眼看定那屄，有轻轻几根毛，紧紧一条缝，笑道：“这张好屄，不知经过多少屌了，等我今夜，趁此月明，捣碎了屄心花儿罢！”三娘子笑道：“你若捣得碎，算你是好汉。只怕屄心花儿不曾碎，你倒拜倒辕门，把我笑哩！”徐三忽地放下两只脚，缩下去，把屄一舔，舔了满嘴的骚水，全没臭气，只有些腥，笑道：“有趣！有趣！屄香得紧。”三娘子十分骚发，亟叫道：“我的心肝，快些弄。”徐三一上一下，一出一进，连抽连顶，足足有一千多。三娘子虽然放荡，经得人多，却不曾经这狠手。在下面没口儿叫心肝叫亲肉。那骚水卿卿呷呷，流得可怜，阴精泄个不住。忽然叫道：“我死了！我死了！屄心花儿只怕射碎在那里。”昏昏沉沉，就如睡着了一般。徐三慢慢抽扯，重新弄活他转来，叫道：“心肝！住了罢！我出娘肚皮，不曾见这般会弄的，我丢得多，实是倦了。”徐三道：“你如今拜倒辕门了么？”又抽拽了一阵，方才泄了。他就做个寄生草曲儿，笑那三娘子的骚。曲儿道：

你也真波俏，况兼多貌娇。

我连珠放了冲心炮，你阴门不闭逞威豪。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那知我将军直到囊山窑，

女先锋忙叫，且收兵拜辕门，空留下一场笑。

莫说三娘子在家淫荡。张三监生在南京用了些银子，叫监里门子在堂考日子，传递了两篇文字，考了个一等三名。旧例免了三六九走班，只初一十五，到一到监。镇日包了顾节，在旧院里快活。

看看七夕过了，十五日后，到京乡试的，日日有得进城。骑马徐三秀才，原侥幸有科举的，也搭了朋友，从通济门旱路入城。寻下处在钞库街，与旧院相近。慕顾节的名，到八月初旬，意欲送初会与他，歇一两夜，泻一泻火，好去进场。连到他家几次，说有人包的，不便见客。

这一夜是初四了，徐三同朋友在沙四家吃酒，问起顾节。沙四道："是你苏州一个张三篮生包着哩！"徐三想了想道："想是新家巷那个张三了？四爷曾见他么？"沙四道："也曾到我家来过，他陪堂的那个，他叫他做杨先生。"徐三道："不消说是他了。"又吃了一回酒，同了两个少年狂放的朋友，跑到顾家，立定了脚，道："要见见你家节娘。"顾家回说："有客包着。"徐三大骂起来，惊动了张三监生同杨先生走出来。

只听见徐三骂道："新家巷张三乌龟，他的老婆被我几乎射死。老婆还是我包过的，难道他包的小娘儿，不容我一见？我们打进去，不怕他。"张三监生，气的目瞪口呆，话也说不出来。杨先生道："你且进去，等我同节娘见他一见，打发他去便了。"张三监生依他言语，自家气忿忿的进去了。杨先生同顾节出来，见了见徐三。这徐三千不说万不说，只说："这姊妹不如张三娘子。丢他在家接客，自己在此包妓，岂不是舍了黄金抱录砖？"扬扬的拱了拱手，出门去了。

杨先生同顾节进房，张三监生扯杨先生在天井里，低低的说道："我离家太久，像是我家不良之妇，走错了路了。我左右进场也没用，监期又将满了，不如告了假，快些回去。"杨先生道："出来一场，还该进场走走，胡乱涂几句在卷子上，只要不贴出来罢了。你不知道，尽有比你更不通的也都进场哩！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况你令政，正经不正经，也不在乎这几日。回去也不消张扬，伤了体面。只把内外关防，十分严紧。自然清净了。”张三监生依他言语。

完了场事，在祭酒那里告了假，买了些送人香皂等物，雇了一大浪船，往苏州进发。顾节只为包久了，倒有几分恋恋不舍之意。送至水西门外，掉了几点眼泪，才别了自去。张三监生一路气忿忿的，思量回家把夫纲大振。又忽然自想道：“也是我在南京丢他空房独守，故有此事。须大家认些不是。”路上行了四日。

到得家里，正是八月二十日。三娘子连日赏中秋，狂荡坏了身子，下午昏昏沉沉，睡在床里。听见说相公回来了，只得勉强爬起来。张三监生虽然怒气冲冲，且不说出。一个作了揖，一个回了福。三娘子问：“一路平安么？”张三监生道：“家里丑声直传到南京，几乎气杀，有什么平安？”三娘子红了脸，不敢则声。张三监生海叫一声：“收拾些酒肴出来，我与杨先生吃。他吃了还要回家去哩！”竟走出去了。

三娘子一面收拾酒肴出去，一面叫张俊问他，为何相公发恼？张俊把骑马徐三秀才的话，学了一遍。三娘子道：“他往南京差不多一年了，我后生娘子，也十分怪不得我。拼着大家闹一个开交。”张俊道：“娘娘既有些不是，还该忍耐些。”三娘子打发了酒饭，到书馆里去准备要与丈夫放泼。那知张三监生竟在书馆里睡。只把厅后腰骑门，一具锁反锁了。直到早起才许开。三娘子这一夜，怕他蓦地闯进来，也不敢在旁门里招揽人进来睡。正是：

纵教掏尽西江水，难洗今朝满面羞。

三娘子暂时丢过一边。且说杨先生久不在家，身边落得百来两银子，打帐回家，恢扩房屋，置些家伙，脾胃一脾胃。谁知走到家里，原只得两间小屋，一间做房，一间客坐。在门外正待敲门，忽听见里面男人声音，在那里说话。杨先生立住了脚，细细一听，听得男子道：“我和你快当些弄弄。明早我有事，今夜要回去的。”婆娘道：“我偏不许你回去。”杨先生听了这话，忙把眼在门缝里一张。只见他的老婆，坐在一个男子身上，像个下身不穿裙子的。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三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两脚把门踢掉了。那男子在半明半亮里，飞身乱跑。杨先生抢将入去，两个扑地一交，都撞倒在地。急急爬起，男子已跑去了。

杨先生大叫如雷，把老婆打了一顿，把屄也摔了几摔，骂道：“不长进的狗妇，为何做这没廉耻勾当？”老婆道：“独自一个实是难熬，你不晓得张三娘子，一夜搞个好几个，我算什么？瞧你这副德性，常年累月的不在家，难得有人上门，帮衬着你的，总该谢了人家，你发甚么脾气？”杨先生道：“狗肏的，我倒个八辈子的霉，碰到你这个婆娘，真是家门不幸，今天不是你滚，就是我走！”老婆道：“我住惯了，我不走，随你走得多远，任凭你走好了。”杨先生二话不说，一脚踢开边上的板凳，气愤愤的迳往门外走了。

且说张三监生家隔壁，住着一个秀才，姓朱，也是个好色的。自从外地探亲回来，晓得百花张三娘子就在自家隔壁，不时地动了念头，想方设法要勾搭上手。一日，从张三监生家门口闲步走过，被张三娘子瞧见，一下子心花怒放，两个人眉来眼去，好不与头。朱秀才调转头去，正想说话，乍见张三监生踏出门，正往外出来，吓得他赶紧走回家去，自叹万分。

再说张三娘子看在眼里，想道：“掉在嘴边的肉，怎又被溜掉了？”进得里来，见着内房一个小夥子在那顽耍，走到跟前叫道：“你来，你到隔壁街坊去探听那位相公是谁？”小夥子道：“隔壁是位朱秀才，刚从杨州探亲回来的。”三娘子道：“你去请他来侧边门口说话，我赏你一些好处。”小夥子二话不说就出门了。朱秀才听见叩门声，出来见是隔壁的小厮，两人问暄后，小夥子传了话，朱秀才道：“夜晚一定来。”

小夥子回来跟张三娘子说了。晚饭用毕，回房时，再要小夥子去说一声。小厮去后回来，迳到张三娘子房来回话，见着他妖媚抚人，自个也动了火，道：“交待的事情，都办妥了，该给我个好处才是。”小夥子急得很，迎上前搂着张三娘子摸屄，三娘子骚痒难当，也顺手拨弄着子小夥子的屌，正准备大弄一番，听着有声响走近，小夥子惊吓道：“是朱相公来了，糟了，透相了怎么处，他来了，怎么肯去？”三娘子心生一计，回身对小夥儿道：“原来是自家相公，你可躲在床后，丫头文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璧床上。我家相公弄过了，常常出去的，我再来请你。”小夥子依言，往丫头床上去躲。他两个倒是一对成双，不消说了。

三娘子放了朱秀才进来，朱秀才一把抱住，就要弄弄。三娘子道：“我家相公今夜定然进房的，你弄弄就去，改日再叫马修痒请你。”朱秀才不由分说，把三娘子推倒在床。乒乒乓乓大弄起来。这朱秀才是个极会弄的，却因色欲过度，犯了色痨，这一夜有了几分酒，见三娘子标致风骚，狂兴大发。

弄到三更时分，三娘子只觉得他，沉沉重重压在身上，竟不动了。下面的精滚滚流出，屄心外都有。三娘子慌了道：“不好了！是走阳死了。”不敢推他下身，只管口对口打气，半晌也没些动弹。没法了，轻轻卸他在外床，自己爬起来。只得叫那小夥儿与丫头文璧，把旁门开了，抬他出去。凭他活与不活，也顾不得了。小夥儿道：“娘娘，弄死了个人，亏我帮衬了出去。须把我些东西，灭我的口。”三娘子只得把五十两一封银子，递与了他。约他改日再来。小夥儿怕是非，也不说与人知，再也不来了。

朱秀才竟死在屄里。这里紧紧闭了门，足足十来日不敢开。朱秀才家只道是醉死在路，收拾殡殓，没甚话说。只有文璧丫头心上怏怏，思量寻个空儿要与张三监生说。

只因张三监生，自恨不读书、不长进。请了个饱学廪膳秀才龚先生，早晚在馆读书，指望上进。每月只进房与三娘睡一两夜。腰骑门依旧夜夜锁的。三娘子收拾了外房，铺一张凉床。若是张三监生进来，反同他在凉床上睡。因此大床板壁的门随时开启，再不知觉。

光除似箭，日月如梭，儿子已长成五岁了。奶姆被他老公来吵，要领他去。三娘子留他做帮手，那里肯放他。又与了他老公银子十两，再雇二年。从此满苏州城里，那年少的标致的，或有会斡事的，只怕也没个不与三娘子弄过。

未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老大嫁人心不老　娇痴独绝念逾痴

良宵清画，酒浅情深孤影瘦，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花远阑干，不醉人儿倚笑看。

我非刘阮，桃源有路曾迷乱，

写到惺忪，绿发红颜半幅中。

《减字　木兰花》

且说张三监生，自从请了龚先生在家读了几年书，文理略通了些，之乎者也，不十分差了。龚先生道：“你资质虽钝，心志颇专，趁年纪不大，锐气正高，不如径往石湖治平寺里，没甚人来的僧房，同你去读一二年书，这一科就好进场了。”张三监主依了业师言语，要收拾去读书，只为人少，又买了个书童，唤做文桂。又买了许多古今文章，依旧是张俊买办，跟随龚先生一只游船，头一日吉利，原摆了两桌酒，随路吃去。到了治平寺僧房，先送了些房金，在里面读书。

出门时节，吩咐三娘子道：“你今年二十六七岁了，该老成些，若再出丑，我定不轻饶。况我原被杨先生引诱坏了，如今改过自新，你难道又说州官放火，百姓点灯？”三娘子道：“晓得了，不消吩咐，十分熬不得，叫阿龙来请你。”张三监生道：“使不得，读书要紧。先生入城，我才回来。也罢！我宽你阿龙这一条路儿，还不到得扬开去。”三娘子笑笑儿应了。张三监生原是没奈何的活，那三娘子得了这一句，越发放肆了。他道丈夫容了他，这一路料没什么大利害了。

入则第一夜，就要寻人，却不曾预先寻得，便叫阿龙相伴，秋花怎敢不依。一更时候，阿龙正射得闹热，忽听得拔步床板壁上，连敲几下，却原来下午马修痒来，阿龙吩咐了他，因此寻了个扮旦角的戏子，叫做管舍，生得标致，又会肉麻。三娘子爱他就如珍宝，只是斡事虽好，却欠长久。睡了一夜，也就与了他一两银子，凭他去了。

新的旧的，更番迭换，又不知多少弄过了，连哥哥、弟弟，晓得他如此淫乳，都道：“不如早死了，也得清净。”他在家，日弄夜弄。一个八九岁儿子，请过先生教他读书，三娘子又把先生弄上手。儿子亲眼看见，气忿忿要对父亲说。其时奶姆老公已死，长久倚靠这家，再三对他儿子道：“你爹爹不管，何苦儿子反做冤家？自古道：子不言母丑。母亲丑事，儿子只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遮瞒。”那儿子只得罢了。奶姆把这说话说与三娘子。从此做事，都瞒着儿子。

文璧长成了，他又自做主，招了个油花李二，也是修痒的。马修痒为媒，请了阿龙、张恩酒饭，先央阿龙带到治平寺瞌了张三监生的头，才回来做亲。那知这油花为人奸巧，极会奉承，初进来这一夜，央马修痒说，先陪侍了娘娘，方敢与文璧同睡。这样说，若是正经女子，决然大怒起来。三娘子已是没正经，不长进惯了。反说他晓得尊卑上下。黄昏时节，竟与油花弄了一次。油花夜里对文璧道：“我们做修痒的，就是小娘儿与我偷了，就没有好人去嫖他。你家娘娘这等没正经，只怕做不得良人家到底。”

过了几日，只管撺掇他出去就屌。三娘子心已乱，意已痴了，竟依了油花，有人要嫖，就在船里寺里，各处旷荡。没一些良人家体度了。

忽然一日，龚先生要回家走走。张三监生也回家来，适值三娘子被徽州人接去奶姆，秋花只说：“娘娘往观音山烧香去了。”张三监生问：“谁跟去？”秋花说：“是李二。”忙忙叫：“阿龙快去！报与娘娘知道，叫他快些回来。”阿龙寻了一日，原来在船里，是马修痒跟着。说了缘故，三娘子瞒不得了，只得与各位客人说了自回。到家已是黄昏时候。张三监生却也不想，到酒船上陪徽州客人，依旧同一睡了。

过了半年，八月十八日，人人都到石湖去看串月，三娘子被一班浪荡子弟接在船里。他不知丈夫看书的治平寺，就在石湖边。竟同了这些少年说说笑笑。其时行令都会了，说干罚不干，正在热闹，船已到了，泊在岸边，时方停住。无巧不成话，张三监生吃了午饭，听见说游船甚多，出来步步。劈头撞见这只船里，三娘子在那里罚人不干，三娘子却为行令忙，不曾见岸上的丈夫。张三监生揩了揩眼睛，道：“莫不是眼花了？真真是我家不良之妇，难道竟出来陪酒不成？”又听了他声音，越发是了。道：“罢了！罢了！我如今做人不成了。且住，我若正起夫纲，自然该杀了他，也替去世的大人出气。只是他哥弟不是好人，反道我纵容他，治家不严，前程不保。我只做不知，同先生再读半年书，这家里也不消回去。逐渐的各栈房银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子，俱收了起来。明年乙卯，又是科举年时，不免改了北监，竟往北京去了。写一休他的书寄回，休了他往娘家去，料然人也不十分笑我了。”反退几步，气忿忿含着眼误，回治平寺来。

次日，打发文桂回去说，寺里清净极好读书，连儿子与先生都请到寺里来。这是张三监生要带儿子往北京，先做下这个地步，三娘子正怕儿子长成了有些碍眼，忙收拾了铺陈，把个儿子和先生都打发治平寺去了。有诗为证：

女子空房中，中夜起长叹。

况复淫如雀，宁甘衾枕单。

失却丈夫心，但知恋所欢。

亲儿不复顾，亦作路人看。

岂知没下梢，有泪只自弹。

且说张三监生，到了年节，带了儿子回家过年。佯作欢欢喜喜，一些不露。灯节过了，就吩咐阿龙：“我今年改北监，痴心图谋中举，要打点五千银子上京，你可各栈房吩咐，只赎不当，且总算一算，除了带去银子，重新当起未迟。”阿龙禀道：“娘娘支用太多，原要求相公算算账，才知明白。”

二月间，阿龙在各栈房凑，只凑得四千，把账送与张三监生面算。原来三娘子支用过度，所有家私，三分已用去了一分，还亏家中豪富，赎赎当当，不甚出丑。此后整千大主，也不能应客了。张三监生只叹了口气，也不争闹了。

因为上京，大小先生须先辞了。三月初旬，吩咐整了一席家宴，夫妻饮酒饯别，张三监生在席间，只管掉泪，三娘子问他，只是不说。次日收拾下船，才叫儿子同去，三娘子只道路上冷静，并不疑惑。临出门时，才对三娘子道：“我如今只带张俊、文桂上京，你年纪三十多岁，也不小了，切不可不想下梢。我和你做夫妻一场，只愿你后面好似前面，儿子是我儿子，不须记褂。”说罢，又掉下泪来，三娘子道：“出长路须要吉利，不要如此。中了举人进士，少不得就回家的。”张三监生同儿子下了船，往北进发。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恐怕带了许多银子，独行不便。到了镇江，恰好有苏州帮粮船上京，他带了文桂，寻了一只空粮船，讲定了官舱房舱，搭到张家湾，连神福犒赏，共纹银十两伍钱。心下想道：“就是到京迟了，我又不是饱学，进不及场也罢！”又问粮船几时过江，粮船上道：“还有十来日，竖了大桅杆，等了顺风，方才开船。”张三监生道：“我还要南京取了改北文书，不知可等得及么？”粮船上道：“怕你性急，故此说得近些，正早哩。打点二十天这才稳了。”张三监生就请驾长酒店一坐，先付了纹银一两五钱，立了合同文契，言定下船日，再付六两余。到临清，一路逐渐找付。就回船来，权把儿子文桂，寄顿一个相知朋友潘　铺里，连行李都寄在一间堆货楼上。带了张俊，星夜雇了一轿一驴往南京，起改北文言，连往回共八日，重新到了镇江。他一路打算：“若休书迟了，到底是我老婆养汉，况张俊有妻子在家，跟我必不长久，粮船安稳，不须多人伏事，不如在此写了休书，付与张俊回去，但不知儿子心里如何？等我悄悄问一问他，只说闲走。”锁了楼门，吩咐张俊在寓照管，带了儿子与文桂走到西门闸口，一个僻静茶馆坐了个坐头。

一面问儿子道：“你可知你娘淫乱么？”儿子道：“知道的，常要对爹爹说，奶姆只管叫我不要。他说什么：子不言母丑。”张三监生道：“我如今做人不成了，故此收拾了三四千银子，到北京另立家业。这不长进的婆娘，毕竟越放肆了。你后来，连女儿也没人与你为妻。带了你出来，要把休书一纸，打发张俊回去，凭他嫁人。你肯也不肯？”儿子道：“儿子虽只十岁，不晓人事，但每常出门就有一班小厮，指着我道，小乌龟出洞来了。我不知气苦了多多少少。不是做儿子的，不念娘恩，实是不认他做娘了。”张三监生道：“好好，好儿子，有志气，你在张俊面前，不要说破。”又吃了几样果子，两壶茶，会了钞回寓。写了一纸休书，又写大哥、二哥一封书。书道：

愚弟不幸，娶某氏为妇，淫荡不检。两兄必已稔知。前

所以离家北上，不敢叩别者，无面目见两兄也。今其亲生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子，亦不愿认淫母为母。弟已挈之北上。休书一纸，乞两兄

付之，速令改嫁。弟家赀虽已败坏，尚有若干家僮。阿龙有

帐，是弟算结批定者。姑念一场夫妇之情，仍与此妇银一百

两，并随身衣服箱笼，但不许仍住我居。馀者乞两兄分别收

管。弟不归，则竟属两兄；弟若归，凭两兄给还多少可也。

顾家若反有言，彼亦在庠，料难逃于公论。凡事乞志手足之

情，言不尽意。

写完了，把休书封在大哥、二哥书内，叫过张俊，吩咐道："我与你一两盘缠，连夜搭船到苏州，把此书送与大相公、二相公，有要紧说话。不许先到家里，误了要紧大事。"张俊领命去了。次日，张三监生尽数收拾行李，搬到粮船上，又与了六两纹银，只等顺风，开船过江前去。正是：

车儿东兮马儿西，人生最苦是生离；

莫言且说三分话，事到头来悔亦迟。

且说张俊搭船到苏州，不敢违主人之命，把书送到大房，张大拆书看了，问道："三相公如今在那里？"张俊道："还在镇江。"张大道："可曾吩咐你几时赶去？"张俊道："打发来时竟不说起，小人一路来，正疑惑此事，想是三相公不用小人了，不知大相公书上，可曾说用不用？"张大道："不说用你不用你，倒是家里的事发了。你且回去，等我与二相公商议了就来。"张俊出了门。张大又叫了转去，道："你且慢去，等我请二相公商量了着！"顿时二相公来了，张大把书与他看，张二看了就道："张俊可曾回去？"张俊道："三相公吩咐先送了书，才教回去。又没娘娘的书，小的不敢先回。"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弟兄两个在厅后商量了一会，族长也请来了。原来张老监生原是新发财主，族长只带小帽，穿件白布海青，坐定了。弟兄两个，先把这言语，说了一遍。才送来书与他看。族长道：“我不识字，只说就是了。”张俊在旁窃听，才知主人已休了主母，越不敢走动，直待他三个商量定了，一齐到新家巷来。

三娘子正同人在房吃酒，听说两个大伯来了，吃了一惊，道：“久不往来，此来何意？”迎将出去。弟兄两个和族长，只得都作了揖，把这言语说了一遍。三娘子不慌不忙道：“二位阿伯在上。他镇日偷婆娘，嫖娼妓，丢我空房独自，也单怪不得我。”大伯道：“三娘子，你也忒没体面了，怪不得我兄弟，你儿子也不肯认做母亲，何况丈夫？兄弟又把一百两银子，其随身衣服箱笼，把你带回。也算好人了。”三娘子道：“儿子不认我，这话不真，我去是去了。只要两位阿伯，照管我儿子一照管。”张大道：“这个自然，不消记挂。”三娘子放声大哭起来。族长道：“三娘子，是你自家不是，也难埋怨丈夫，快快收拾起来，娘家去罢。”三娘子道：“休书是他亲笔，不消说了，只是族长与两位阿伯，也要写在上面，画了花押。我年纪不老，料然守不成的。”张大、张二只得同族长都画押了，交与三娘子，一齐进房去。

面教收拾了原来四只大箱，四只皮箱，凡是细软物件，都凭他带去。又令阿龙将栈房存留银两，兑出一百两，付与三娘子。文璧夫妇跟随前去。张二道：“阿龙账目未交，是去不得的。若交清了账目，凭你住在我家也得，或自出去，或跟随三娘子嫁人也得。”张俊、张恩就在这里看守房屋家伙，你娘叫他自去。”三娘子又大哭了一场。别了族长与两个伯伯，下了小船，往娄门顾家去了。这是淫女子自作自受。道是生离，却是死别。想到伤心处，不由人不掉泪。有诗为证：

淫女从来不恋夫，但知蜂蝶觅欢娱；

弃捐中道浑闲事，问有收场结局无。

且说三娘子搬到娘家，哥弟都吃一惊。只为爹娘面上，又贪他手里有些，也就留下了。住了半年。他过世父亲，平昔收租放债，结了乡里人的怨。第二儿子依旧如此横行，就有七八十个仇家，告发在抚按衙门。顾大怕连累出丑，只说游学京师，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在本学起文书，抬了年月躲出门去了。顾二被捉到官，受刑不过，死在牢里。三娘子索性大开门，做了私窠子，就是文璧老公买办，又兼了修痒。怕在娘家，毕竟有碍，另租了一所房子，住在鹦哥巷里接客，好不热闹。

说时迟那时快，接了五六年客，已是近四十岁的人了，又思量从良起来。有个嫖客黄六秀才，喜欢了他，又道他没老鸨儿，不消十分财礼，娶了回家。谁知黄六秀才，原先娶了个药婆为妾，连大娘都怕他的。怎容得三娘子？头一夜就闹起来。三娘子道：“我不是没名没姓，小户人家出身，那个不晓得百花张三娘。黄相公你好好送我回去，不要弄出人命来。”黄六秀才没法处了。这日正值他一班好朋友，各出公分与他贺喜。有个邹四官是黄秀才心腹，只得对邹四官说了，借他家里空楼住住，且待事定之后，再寻房子搬去。邹四官忙应允了。这邹四官原住在阊门外，后楼去靠河边。看那船来船往，大好顽耍。黄秀才连夜叫了小船，载了三娘子，与带来两三个皮箱，交与邹四官，央他同回家里，我明日午后就来。

三娘子同了邹四官，双双来到家里。邹家娘子极是贤慧的，接了进去，安顿他在后楼。阊门外买东西极便易，顿时摆下酒肴。邹娘子陪他坐地，三娘子道：“这里没人来，又且夜间，何不请四官同来坐坐？”邹娘子自去说了。邹四官走来，一齐儿吃酒。邹娘子怕他们有些别故，碍眼不便，抽身下楼去了。

一男一女，又吃了回酒。三娘子有了五分酒意，笑嘻嘻的道：“我今日从滚一场。难道头一夜，叫我独自睡？四官，今夜要你陪我！”邹四官道：“你不嫁黄六老，我极该奉命。如今是我朋友的如夫人了，怎么使得？”三娘子道：“看今日情形，我与他也难终局。况且无人得知，有何妨碍？”言来语去，两下情浓，就在旁边床上，成就了好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吃官司淫心未已　寻旧好痴骨难医

忙相失，待得闲时文弄笔，

艳词写就，非关组织。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情海缘，山高广极，

形来伴影旧相识，风流孽障，前生结得。

《忆秦娥》

且说三娘子自与邹四官弄了，况兼他娘子贤慧。这三娘子竟有丢了黄六秀才，嫁邹四官的意思。黄六秀才第二日来，还与他有些温存，后来越与邹四官密了，越与黄六秀才疏，也是自然之势。闲话中间，三娘子对黄六道："你家小老婆这等凶狠，不如放舍了我罢！我四十来岁的人，趁容颜未谢，再不寻终身了局，后来没人要了怎好？"黄六道："你意思要嫁那个？"三娘子道："我不论谁人，只要娘子贤慧的就嫁他。"黄六道："邹四官娘子最好，你嫁了邹四官何如？"千不合万不合，三娘子只道黄六是好话、真话，随口应了一声道："好！好！"黄六心下疑惑，再不言语了。抽身就走。

黄六去了，邹四在外回家。三娘子说了这话，邹四道："不好了！这一句明明认了要嫁我。无丝也有线了。黄六老是乖巧的人，必然疑惑。不久把你转寄别处，或是打听风声，反为不美。"三娘子道："他又不曾费多少财礼，娶我回家。况且小老婆太狠，容我不得。不是我无情无义，我不怕他！"从此黄六秀才，足足有一个月不来。邹四只说：三娘子请他，见面便说他才走来。三娘子没睬没　，只管要他了绝。黄六心下想道："他是天下数一数二要弄的，难道这等忍得住？与邹四弄好了，不消说得！"便也不十分亲热，洋洋的又回家去了。

过了几日，出其不意，叫了一只船，带了铺盖，傍夜才撑到邹家后楼河下，看他动静。正是：

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听了一会儿，不见声响。自己在船中独酌。

约莫黄昏时候，听见楼窗呀的一声，推开了两扇。邹四的声音，道："好月好月，三娘娘，你可来看月。"里面应道："哦，我来了。"黄六轻轻走出，立在船头暗处，往上看得明白。只见邹四搂三娘子在怀里，看看月，亲亲嘴，好不肉麻。黄六且不叫破，看他再做些什么。看了一会儿，忽听得三娘子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道：“这两日，黄六这乌龟被我怠慢了一场，又不来了。只是不得了绝，我和你到底还是偷情。等我几时告他一状，说他强占有夫妇女；他是秀才，料然不敢出头。”邹四道：“你若肯出头露面，去见官府。一府两县，都有我熟朋友，准状是极易的。只是在我家里，如何容你告状，岂不伤了朋友体面？”三娘子恼起来道：“我被你千捣万射，弄了半年多了，既要我做老婆，还顾什么体面？”

黄六听了这话，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大叫起来道：“狗淫妇！你的头发根，还是我拿着哩！怕你走上天去？不消你告，我先告你两个。若不褪了裤，打你们一顿板子，我黄六秀才誓不为人。”邹四瞧见黄六在楼下，退一步躲着。三娘子接口道：“你既娶了我，怕家里那淫妇，寄我在人家出丑，还亏你不羞。”你一句、我一句，相骂了一场。三娘子也进楼去了，关上了窗。黄六也开船，往城门边去，思量告状计策。叫开了阊门，连夜进城，寻他弟兄们到写状人家，打点行事。

且把黄六告状放在一边，只说邹四对三娘子道：“如今须是你到他家看他怎么，难道吃了你肚里去？若住在我家，这官司怎了？”三娘子道：“好好好！老早的就推开了。只为你骗得我热来，有心嫁你，才有今日的事。拚得做得，我和你一心一意，挺着肚皮与他打官司，才为好汉。”邹四道：“我没有和他告状的事，若你执意要告，明日进城，到写状的张大哥家去，央他商量要写状去告，只是没有中证。”三娘子道：“你就做中证何妨？”邹四道：“他如今定然连我也告了，被告如何又做中证？”三娘子想了想道：“有个杨先生，我前夫家处过馆的。他贪财的人，去寻他来做中证罢。”计较定了，邹四又叫他娘子整治了些酒肴，两个对饮。饮过数杯，酒兴发作，邹四道：“你与他讨了了绝，嫁了我，是我的老婆了。如今还是射黄六的小老婆，你可拍开了，等我射一个爽利。”三娘子道：“打起官司来，还有几日在城里，不得大弄。且和你弄一弄作别。”两个乒乒乓乓，这场好杀，真正惊天动地。有一曲排歌为证：

好弄婆娘，翻身跨马，

掀开两片精巴，外边茅草里头滑。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一半真哼一半假，随心弄，着意耍。

凭他提起两丫，又非好女，是惯家，

出乖露丑，甚收煞。

且说三娘子这场大弄，明明是与邹四官作别，他心里只道，还有会期，那知道缘法已尽，再不能镇夜欢娱了。次日叫了一只小船，两个如夫若妇，同到写状的张大家来。写了一张状子，又请了杨先生，说明了中证的话，把状子托与张大去递。邹四留三娘子住在张大家，不便同睡，只得自回。

那知黄六秀才是个健讼的人，算计如神，衙门情熟。告准了状，出了差人，他还不领来捉人。打听得三娘子已进城告状，住在张大家里。邹四日日进城，夜夜出城。中证却是东城的杨霄，原是老童生，极不长进的。就悄悄叫人请将他来，买嘱了他，只说：三娘子的嫁，是杨霄为媒，因邹四拐他逃走，被黄六秀才拿住了，故此告状。先与了杨先生二两银子，许赢了官司，再找八两。

这老杨是见利忘义的人，又不见邹四与三娘子一些银子，酒饭相待，也只平常。他的心就变了，满口应承，替黄六出力。黄六安排已定，又与了差人三五两银子，带了黄六秀才，上堂禀官道：“一向邹四、顾氏，俱在逃无获。今打听得躲在张大家。张大是个刁民，不敢去拿，求老爷牌上批拿张大同审，小人才敢同秀才上门。”知县登时批在牌上道：“并拿张大听审。”差人此时，已是得了钱，又要被告的东西了。如狼似虎赶到张大家。

正值邹四、顾氏吃饭才完，被差人扯了就走。三娘子连轿子也雇不及，张大原是差人相识，把眼一眨，放他走了。越发没人。招驾直拿到县前，差人安顿他两，傍在头门里。上堂禀官，官还未退堂，便叫带进听审。

不消论起数了。只见带进时节，杨先生也在其内，邹四大惊道：“顾氏状子，另是一个差人，为何我们中证，却在他牌上带进？”那知黄六连顾氏准状的原差，也都与了银子，做了一路了。两起差人，两张牌，都送在案桌上。差人禀道：“张大原不在家，邹四、顾氏据说他是歇家。”知县也不言语，把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两张状子一看，便叫杨霄：“你怎么说？”杨先生道：“小人原是教书的，这顾氏的前夫张监生，是小人门生。因为顾氏淫乱，休了他，自往北京十年不回。顾氏开门接客，不成体面，小人劝他收心，嫁了黄秀才，是小人为媒，指望他年过四十，改行从善。不料他又与邹四通奸，有逃走一事，怪不得黄生员告状。”知县叫过黄六来，喝道：“你是秀才，也不该娶娼女为妾，姑念斯文免罚。只输银十两，舍与半塘木铃和尚，修虎丘塘岸。”

又唤顾氏上堂。不由分说，喝教扯下去打，拔签三根，打十五板。皂隶禀道：“去衣？不去衣？”知县道：“奸淫的事，如何不去衣？”只见众皂隶，鹰拿燕攫，扯将下去，撳倒在地。扯掉裤子，露出雪白的屁股。把板子吆喝一声，打将下去。谁知皂隶只道是女人，力少头脚撳得不狠。三娘子从不曾受刑，疼痛难当，直立起来。一张毛屄正对着知县，知县大怒道：“贱妇这等可恶，快扯到二门外，着实打。”皂隶又鹰拿燕攫，扯在二门外去。三娘子一只手提着裤子，口里喃喃的道：“列位阿哥，官府坐得远，将就我些，恩当重报。”众人应允了。果然这十四板，一半打在地下。只碎得些苦皮儿，打完了又带得上去，当堂跪下，县官才叫邹四，当面骂道：“你这奴才，他虽做过娼妇，既经从良，你就不该拐他逃走了。”邹四正要分辩，知县已拔了八根签，喝叫打四十板。众皂隶一齐扯下，着着实实打了四十。打完，邹四爬上去禀道：“黄秀才白占了这妇人，只为家里淫妾吃醋。寄顿顾氏在小人家，又不是小人去通好拐带。老爷若把拐带问小人罪名，小人死不肯服。况一个秀才，家里两个妾都是娼妓，都是白占的，如何好意替他一妾，反告小人？顾氏不愿朝朝独自，夜夜孤单，故此告他，指望离异改嫁，与小人何干？这样黑心禽兽，天不盖、地不载，还求老爷做主。”知县只因黄六原是科目人家，有大大分上，先与知县讲过，竟不追究，只得道：“据你说寄顿你家，原是他开门揖盗了？妾不可寄。娼妇从良的妾，如何寄得？也罢，只问你个全，有力杖罪，免徒便了。顾氏从良不终，东奔西走。着原差带去官卖。”批定官价十二两。都画了供，邹四召保，一齐赶出去。正是：

纵使人心似铁，虽逃官法如炉。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莫说三娘子在家吃官司。且说张三监生，带着儿子到了北京，在御河桥一个半饭店不饭店的高家楼上作寓，思量在前门上，搭个夥计开店，急切未就。

过了半月，久旷的男子汉，只得同了朋友到东江米巷，寻个小娘儿嫖嫖。有个山西来的鸨儿家，姓赵，养女叫做玉娘，年方二十一岁，生得标致又且端庄，不像个妓女出身。张三监生做了东道，就在他家歇了。次早才回下处。以后来来往往，也不只半年三个月了。

次年二月，到了监补坐，满监里二十四个月，拨历在吏部，挂选考了民例第四，该选主簿。他也不寻夥计开店，反在西边甘石桥地方，租了五六间一所房子，买了些家伙，又把二百两财礼，娶了赵玉娘回来，半正半妾，在家照管。儿子附从了个先生，取名自勖，读了两年书。依旧聘了苏州人在前门开店的李家女儿，与自勖为妻。张自勖见玉娘正经，心里道："他胜似嫡母。"口口声声唤他做娘，倒有七八分孝顺。

又过了几年，张自勖已十七岁了，张三监生央媒说合，替儿子取了亲，又买了个京里丫头，配了文桂。一家和乐倒像人家了。不在话下。

且说张三娘子，是原差带回。一应行杖的使用，都是原差招认了。原差姓桂，叫做桂文。原是个荡子，这一夜就与三娘子奸宿了。思量帮衬他一番，好图久长走动。次日，只说知县吩咐，就到黄六秀才家，取了未带来的一个皮箱，又到邹四家取了原带去的箱笼什物，该卖的卖了。又替他在衙门里，拉了十个朋友，一两一个，做了十两银子的会，凑成十二两，纳在库上。管库的也为帮衬女人，不要他的重头，付与了库收。

如今又是自己身子了，才央烦桂文，就在他附近小巷里，租了三四间房子，重新开门接客。虽然四十多年纪，妖淫模样，却还有人爱他。前日出去的阿龙，娶了一房老婆，其后死了，孤身无倚，又来跟随了三娘子，买东买西支宾待客。三娘子闲的时节，也与他叙叙旧情，朝欢暮乐，倒也不十分冷落。只是一班衙门里人，你往我来，十个倒有七八个嫖他过了。虽是这般说，他心里只爱得个姓俞的门子，别个只是哄他哄罢了。有吴歌为证：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姐儿心上自有弟，个个人等得，

来时尽是次身，无子馄饨就是面，

也好权时点景，且风云。

且说三娘子与俞门子好了。这俞门子会串几出戏，就勾引三娘子扮了正旦，自己扮了小旦，请个教师朱敛华，学了一出“幽闺记拜新月”，一出“潘必正偷诗”。却是俞门子扮生，三娘子扮旦，朱敛华扮进安。虽然曲子有些走板，却也分外动人，哄动了满苏州城里，真正叫做其门如市了。夜夜有客，日日陪酒。张大、张二都没了，黄六秀才又不好出头管他，顾家宗族是乡里人，也没个认得他的。足足热闹了四年。刚刚是张三监生选在顺天府文安县做主簿的日子，若是他不做歹事，岂不也是一个小小奶奶么？

这年冬里，俞门子娶了个查家女儿，做了老婆。自己为年纪大了，又不做了门子，搬移在东半城去了。只为他面庞又好，干事通宵不泄，就像鸡啄食的一般，把屌头在屄心花上一顶一顶，弄得女人浑身趔麻，快活难当。故此三娘子一个魂灵，竟落在他身上。俞门子也道他会凑，不比家里老婆。再也不晓得丢。像似射死屄的，十日里面也到三娘子家，歇两三夜，或者家里有事，也就七八日不来了。

东城有个韩家滨地方，一个极富的监生，姓顾。平昔贪酒好色，惯嫖私窠子，若是酒后惹了他，又极要打小娘儿。为因闻了三娘子名，接他家里去，要看他演戏。

这日顾监生约了几个串戏朋友，帮衬他串两出。三娘子再三不肯道：“我原不十分会戏，只得一两出，须是俞二官原班同串，那里与别位合得来？”顾监生只得罢了，道：“明日请俞二官来，一定要请教。”大家上席吃酒，恰好十三好月，直照中庭。大家吃到二更，众人都献技唱曲。顾监生再三求三娘子一曲，只是不肯道：“明日献丑罢！只得这几只曲子，今日唱了，明日如何上场又唱？”顾监生酒后先有些恼了，酒席完了，送客到门首。只见一天好月，分外光明，这东半城原是冷静地方，不比西半城热闹，常有人带了小娘儿步月。顾监生高兴起来，要在街上步步。三娘子道：“极好！极好！我们今夜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同步到俞二官家，约了他明日，这就稳了！”一齐出门，随路走去。

那俞二官住在玄妙观前，打从天官寺前步至玄妙观，足有二里，男子汉还不打紧，三娘子走得倦了。到了俞二官家，恰不在家里，三娘子只管坐着等他。顾监生说道：“晓得他回来不回来？我们去罢！”三娘子道：“等我进去问声，不知往那里去了。”进去问时，里面也不招接，只回说道：“在张三娘那娼根家去了，今夜自然不回来的，不消等他。”三娘子听了这话走出来，定要回家去。只说：“月经来了，我明日再来。”顾监生恼得两眼爆出火来。且不发作，竟同他出门，往三娘子家去。

到家便问：“俞二官可曾来？”阿龙回道：“坐等了好一会，才去得不多时。”三娘子道：“我说他等不得，定然去了。”也不请顾监生与众人进去，呆呆的立在客位这一间。顾监生忽然把手插入三娘子裤裆一摸，大怒道：“并不见月经来，如何骗我，我难道不高似门子？你这狗妇，这等放肆！”一把头发揪翻在地，乱拳乱脚，踢打起来。众人再也劝不住，踢打一顿，三娘子尿都打出来。众人才劝了。一路千淫妇、万花娘，骂了出门。

三娘子被他打个半死，阿龙扶进房去，倒在床上，放声大哭道：“只为自不长进，做了这样人。官府打过了，这千刀万剐的，比官府还打得狠毒，我不如吊死了罢！”阿龙再三劝了。满身疼痛，半死不活。平日往来的朋友，与那俞门子都来看慰他。服了好些药，睡了两个月，才得起床。他此时颠倒想起丈夫来，与阿龙商量道：“我还有百来两银子，藏好在天花板上。不如趁了粮船，到北京寻相公去。若是相公不肯收留，我会两三出戏，虽年然大了，尚不十分觉老，不怕京师地面没人要我。”阿龙道：“这也极好，待我问问粮船去。”

未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张监生言旋故里　赵玉儿甘守空帏

杨柳风吹何太急，桃花雨骤苍苔冷。

此际不堪情，断肠二四更。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卷卷鸳鸯被，掩掩珊瑚泪。

新旧总徙然，残花岂再解。

《菩萨蛮》

且说张三监生在文安县做三衙任满，升了南京鹰扬卫经历，辞了上司，重到北京。收拾帐目，打点同了家眷，水路回南，这番不住在西边甘石桥了，就在前门往东，寻了个下处。在陆侍郎胡同口儿，也是个热闹所在。他也是京官了，不免拜拜苏州亲友，凡是锦缎店、洒线店、扇子木梳各杂货店。

偶然一日，拜个锦缎铺子姓徐的。主人不在家，接帖的是个老仆。他见是纱帽绿领，一个骑马的官员，全然不认得了。张三监生却认得是走脚通风，前日那个老管家。便问道：“你认得我么？你如今越发老了。”老仆想了一想，才笑起来道：“原来是张三相公！恭喜！恭喜！做了官了。”张三监生唤他在旁边来，问道：“娘娘、姐姐都在这里吗？”老仆道：“那年请相公不来，我家徐大官回家，又有人说了些是非，在家闹了十多日，把姐姐许了个新秀才彭相公。那知嫁到他家，是做亲的头一夜，新郎半夜叫将起来，道是破罐子，跑了出去。他父亲也是老秀才，第二日，要告要吵，把姐姐退了回来，嫁妆都不肯还我家。大官十分没趣，把两个娘娘与姐姐，都打了一顿。说道：‘我三十八岁，尚没儿子，只这个女儿。指望嫁了女婿，做个半子。如今出了这样丑，那个好人家，再来娶你？’没法处，我家官人把住房都卖了，带了家眷，搭在龙衣船，上来到京里。过了两三年才有个洒线店。陆家没了娘子，娶了姐姐做后老婆，去年也养了个女儿了。”张三监生道：“时移物换，多少变迁，可叹！可叹！你下午可到陆侍郎胡同口，问新升南京经历的张爷家，我还要赏你，也还要劳你一事，不可失信。”老仆道：“我下午准到张爷家来。”正是：

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原来张三监生只为破了徐大官女儿的身，心上不安。老仆受了他三两赏封，传言寄语与大小娘子说了。央儿子的丈人浦亲家为媒，求陆家两岁的女儿，与他儿子自勖新养的孙孙结姻。浦亲家与徐家、陆家，都是在京开店，日日相会的。徐大官又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不晓得就是浪子张三监生，竟结了百年姻眷。只有张三监生与徐家大小娘子及女儿四个人心照。为这联姻，忙乱了月馀。

正待往张家湾，寻船回南，只为搭官船不便，自雇船又怕路上难行，蹉跎了几日。那知苏州头帮粮船已到，阿龙在前门上一问，正问着了徐家绸缎铺，着人领到张三监生下处来。且喜在家。阿龙瞌了头，立起身来，张三监生道："我离家二十多年，你全没一禀帖寄来，问问家主平安，今日来此何干？"阿龙先说了大相公、二相公把我逐出，流落在外。然后把三娘子改行从善，来寻相公与大官的话，逐渐说完。张三监生大怒道："我已休过了，闻得在外为娼，玷辱父母兄弟。不成人的货，谁教你奴才领到北京来？"阿龙又跪下禀道："大相公、二相公又在去年没了。小人不肯跟来，便要摆布小人。原说家主若不收留，依旧回去。"张三监生教请出大相公来，张自勘也不认得阿龙来。阿龙见小主人出来，一般跪下瞌头。张三监生对儿子道："我父子久在他乡，只为你生母淫贱，不料你大伯、二伯相继没了，我的产业毕竟飘散。亲弟兄三个，病死了两个，岂不可痛？况你淫母，苏州住不得了，搭了粮船赶到京里。我是义断恩绝，决不收留的了。不知你心下如何？"自勘道："记得古书上道是：'母出与庙绝。'爹不认，儿子自然也不认了。或者爹与儿子，都资助些盘缠。等他原粮船上回去。"张三监生道："我父子如今往南赴任，他在北京落得眼中清静，他回南不回南，不必管他。况已休的妻，原不是我家人了。也罢！取出三十两银子来，就算你与他的。"一面叫自勘取银子，一面叫过阿龙来，吩咐他道："你拿这三十两银子与他做盘缠，回去不回去，我都不管。只不许说是我休过的前妻，小相公也要体面。若说了是前妻，不论在苏州、在北京，我定然送你到官，问你个奸主母的斩罪。妇人免不得讨气绝。不说是我前妻，凭你们做歹事，左右不是我家的人了。"自勘取出银子，递与父亲。张三监生又教封好了，写了数目，交与阿龙拿去。又吩咐道："你也再不许上我门了，我已做官，送你到兵马司，便教你打一个半死。"阿龙忙忙应了自去。有诗为证：

败子回头便做家，奈何淫女恋烟花；

周旋子母非为过，弃置淫邪总不差。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人去任他风浪滚，身归喜我宦情赊；

从今南北分歧路，冷署悠闲罢晚衙。

且说阿龙拿了三十两银子，回到张家湾上粮船来，把一番的话，从头至尾话了一遍。三娘子道：“他不收留，怕没安身去处么？只是我若略守些规矩，如今也做了奶奶了。不知是那一个狗妇，倒做了现成奶奶？”阿龙道：“我为家主吩咐了，不敢打听一句，飞跑来了。原说回去不回去，凭我与你，只不许说是张三娘。你如今意下如何？进城不进城，早些计较。”三娘子道：“我已四十六岁了，做小娘儿也不久，就许嫁了你，也了我终身。只是百来多两银子，坐吃山空，也不是长久之计。我会几出戏文，曲子又像模样。且认了你做老公，你认了我做老婆，搬到城里寻个教师索性学些戏，你也学了打鼓板。有好主儿，接他一两个，平常的不要留他，靠着做戏混几年。过了五十岁，你那时也四十多岁了。一马一鞍，料不落寞，今夜就与你做夫妇起好么？”阿龙道：“好便好，若与别个弄热了，我要吃醋的呢？”三娘子道：“夫妻间不消吃醋。只是如今姓什么好？”阿龙道：“我姓安，原是安禄山的子孙，流落到南方去的。你既嫁了我，就唤做安三娘便了。”这一夜，就买了三牲祭祀。两个没廉耻的，拜了天地。权在船里做亲，把五钱银子，与船上买酒吃。

他两个在舱传杯弄盏，吃得烂醉。此时正是七月初旬还是热的，两个都脱得赤条条。扯来床上席子摊在那船板上，阿龙把妇人揿倒在地，挺着醉屌射那醉屄。只顶进去，就有骚水乱流。一个不知高低价，捣这个不知死活价去。妇人口里哼了叫，叫了哼，也不顾船旁百人行走。从古来老妓淫娼，没一个赛得他过。虽是命里犯了桃花，不料他这般狂骚，弄到二更船上人都睡了，两个酒也醒了。方才爬起来，又把冷酒大家吃了几瓯，上床去睡。

次日，找还了粮船上船钱。雇了一辆车子，双双入城。怕正阳门近张三监生下处，反从顺城门进去。先寻个饭店歇下，托那店主人次日寻房，却寻在戏子聚集的左近，请了教师教三娘子的戏，教阿龙的鼓板。后来三娘子学会些杂戏，阿龙学会了鼓板，合在郑皇亲家班里，倒也做了二三年生意。只为三娘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子被人弄得多了，忽然一日，小腹子疼痛起来，只一周时，就呜呼哀哉了。他原是好好人家的女儿，又嫁在好好人家做媳妇，只为一念之差，再不改过自新，终于堕落。故此一世没结果，悔死他乡。有诗为证：

妇人水性古来闻，亦须常把身心束；

只缘夫主少年痴，学样思量图饱欲。

张郎李友聚欢娱，阴中任凭阳洗浴；

奇淫不过廿馀年，留与千秋作忠告。

如今丢过了第一个淫女。且说张三监生，因为雇船未便，与浦亲家商量了，只得雇了四乘骡轿，跟随的男女雇了六个骡子，往南进发。头一夜，出城迟了，走不多路，就住在长店地方。虽是个小小去处，万历年间，民安物阜，凭他大财主大行李，随处可歇，并无盗贼骚扰。

张三监生睡到半夜，梦见自己到都城隍庙里，上殿叩头。都城隍道：“张某只因你改却前非，不贪邪淫了，故此不减你的官禄，不缺你的衣食，止少了十年寿算。这经历官儿，原没甚滋味。你到任后，就该与你儿子援例入监。有了小小前程，便可保守家业。家里的田产，还有些是你侄儿收着。明年速速告病回去，料理一年，就要辞世去了。赵玉儿是你的老婆，不须忧他改嫁。”张三监生叩头称谢，陡然惊醒，才知是南柯一梦。当夜说与赵玉儿知道。次日也说与儿子张自勖，十分叹异。

一路闲话休题。到了黄家营，渡过了黄河，在清江浦雇了两只蓬子船，直到仪真县地方。只因官冷，没有衙役来接。依旧自己雇了江船，一帆顺风竟到水西门泊下。就以近就近，水西门里租了一所房子，安顿了家眷。择了吉日上任。停不多时，在上元县起了随任纳捐的文书，替儿子张自勖纳了捐。不等京咨到手，先去国子监，见了祭酒司业，走班坐监。虽然文字不济，一般也列于衣冠，人前做人。坐了半年。

张三监生忽然动了回家念头，在南吏部操江都察院，各上司中了文书道是：老病乞休。南吏部查他年貌册，只得五十多岁，年力强壮，不肯准他病呈。张三监生又央了南吏部大堂一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个同年考功司郎中，一个同乡，再三恳求，才准了申文，转申北京吏部。张三监生又替儿子自勖在国子监告了暂假，收拾回苏。雇了人夫抬扛，轿马坐人。打从句容、白玉，一路直到丹阳下船，虽是小小官儿，也算春风一度。有一曲簇御林为证：

官员相经历容，池前雏唱道雄，

村夫野妇都惊勋，左右的都遵奉。

轿儿中，鸟纱绣服，满面好春风。

张三监生到了苏州，船泊阊门。思量祖居新家巷地方，被顽妻出丑一番，不好意思。先差人通知大房二房。原来大房绝嗣，止有二房两个儿子。大的立嗣在大房，第二的原承二房香火，端的住在一处。大房房子，只一个六十来岁的嗣母居住，弟兄两个到阊门船里，见了张三监生与赵玉娘、张自勖，大家伤感了一场。就请三阿叔到南仓桥大房旧居，安顿家眷，再作区处。张三监生到了大房家里，见过了老寡嫂。有古诗为证：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催；

儿童相见无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过了几日，两个侄儿把栈房所存帐目都交还了。说连年利息，父亲两个存日，并未结算。张三监生道：“亏了两个阿哥替我掌管，才不被恶妇费尽。还说什么利息。”又把新家巷房子卖了，总写了一本帐目，尽数交与儿子张自勖。吩付道：“我看你不嫖不赌，不在外非为，岂但不像淫妇生的，连我也胜似几分了。我只为少年时，血气未定，被一个伴读先生引诱坏了，几乎丧身恚家。还亏我改过自新，不至流落。你创业不足，守业有馀，只小小心心，保家为上。就是小官，我为在京便易，故此营谋做了，也不曾趁什么银子，你切不可动此念头。”张自勖跪受教训，以后都是他夫妻二人管理。张三监生与赵玉娘，当常叫一只半大不小的游船，虎丘观音山各处，逢场作乐。

过了年馀，张三监生忽然一病，医药无效，料道不好了。唤儿子媳妇，含泪吩咐道：“我为结发不良，天涯飘泊，只为命薄，才得回乡，快活又不久长。你庶母赵氏，虽出青栖，似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能贞守，你夫妇二人，须事如嫡母亲生。他年过四十，也没甚亲戚在南。孝顺一分，便如孝顺我了。孙儿七岁，就该请师训诲。但择师是第一要紧事，师若不肖，反受其累。第二孙儿媳妇自乳，也不是长计。我们原不是穷人家，就雇个乳姆何妨？如今这个罢了，以后不拘男女，养出来，就催乳姆乳他。替祖父多养几个好儿子，我死也快活。”又唤了两个侄儿，吩咐了。又与赵玉娘絮絮叨叨，说了几番，半夜子时，辞世去了。

张三原是好张三，少小痴迷老不憨；

一念自新天恕过，妾贤子孝才堪谭。

话说张自勖父亲死了，开丧出殡，一一尽礼。丈人浦老官，偶然置货回南，吊奠过了。便对女儿说道：“你娘与阿嫂早晚思念你，你生长在北京，何不劝丈夫改了北监，也像死的亲家，带了些本钱，在北京前门上开个官店，又不坐吃山空。又好图个小小官儿。总承我的儿叫声奶奶，也好。”浦氏把这话，枕边与丈夫说了。张自勖原是生在苏州，长在北京的，一说便允。

凑了有七八千银子，家里一应事体，都托与庶母掌管，打点来年二三月，趁着官座船，上京。反留浦老儿在苏州。预先置了二千银子的锦缎洒线。

说时迟那时快，过了年，转眼是春天了。只因孝服未满，不便往南。国子监起改北文书，一径同了浦老儿往北京去了。丢个赵玉娘在家，孤孤凄凄，好不难过。

却为他真心从良，再无邪念，那时也有原先买下的家人仆妇，共有三对，又有大小丫头两三个。他待人极宽，治家极严，平常时节欢天喜地，一有正经的事，便严声厉色，笑脸也都没了。夜里只是空房独睡，丫头片云叫他睡在里房。黄昏未静，便吩咐一家，都熄灯睡了。只自己房里，停一盏油盏。片云心下想道：“为何不许我睡在房里，莫不是小奶奶有些跷蹊？”夜里悄悄爬墙在顶上往下看时，并没动静。第二夜又爬上去时，只见赵玉娘灯下坐着，叹了两三口气。忽然开了皮箱，取出一个布包，打开来却有七八寸光光亮亮的，不知什么做的假屌。他便解开裙子，精赤条条坐在醉翁椅上，把这个弄在屄里去。指头扯进扯出；口里唧唧哼哼。扯了半个时辰，只见眼也闭了，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气也没了，昏见了一会儿，哼哼的醒来道：“快活！快活！”片云看得痴迷了，一交跌下去，响亮一声，赵玉娘急急把角先生收入包内，连水也不曾揩干。有挂枝儿为证：

硬肚肠从了良，去做偏房，侥幸煞没快心肠。

谁知张三郎，先把奴抛弃，睡迟还不稳，短叹又长吁。

把角先生权做丈夫也，只被小丫头瞧煞你。

这赵玉娘坚守空房，再无邪欲。不要说家里人与大房二房的侄儿敬重他，连外面人都传说他的苦守，叹道：“难得！难得！”不料片云这丫头把角先生的话，说与一个上灶的婆娘，渐渐传将出去。也有笑他的。那晓得事体的叹道：“可怜！可怜！只这件就明明白白是个苦守的了。”张自勖在北京，听见他在家守节，越加敬重。常常寄家书回来，千娘万母感谢他，再不敢怠慢半句。比那养他出来的三娘子，可不是大相悬绝了。

十八年后，浦老官没了。张自勖也就收了官店，小心的带着妻子，回到苏州过活，终养天年。

【全书完】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